



74
6640
46



74
6640
46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十九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虞寬曾

李太保總督蘇省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一百十九

祭先聖先師

遼史太祖本紀神冊三年夏五月乙亥詔建孔子廟

宗室義宗傳義宗名倍太祖長子神冊元年立為皇

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

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

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

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太祖本紀神冊四年秋八月丁酉謁孔子廟

王氏圻曰史稱遼之義宗可謂盛矣其始慕秦伯之

禮記卷之三十一 祭先聖先師

一

木下中也氏
寄贈

91-0923

賢而為讓國之謀終疾陳恆之惡而為請討之舉李從珂誌
主倍請討之志趣之卓蓋已見於早歲先祀孔子之言終遼
之世賢聖繼統皆其子孫至德之報昭然矣
道宗本紀清甯六年六月丙寅中京置國子監命以時
祭先聖先師

右遼

金史熙宗本紀皇統元年二月戊午上親祭孔子廟北
面再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
深以為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
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
以夜繼焉

王氏圻曰案金時即有遼史惜其本逸不傳薛居正舊五代史今亦無其書矣

王圻續通考世宗大定元年以顏歆從祀廟廷

金史禮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言春秋仲月上丁日釋
奠於文宣王本監造茶食等物以大小楪排設用留守
司樂以樂工為禮生率倉場等官陪禮于古禮未合也
況京師為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觀仰據釋奠器物行禮
次序合行詳定夫充國公親承教者也鄒國公功扶聖
教者也當於宣聖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後堂
宣聖像側還虛一位禮宜遷孟子像于宣聖右與顏子
相對改塑冠冕粧飾法服一遵舊制禮官參酌唐開元
禮定擬釋奠儀數文宣王充國公鄒國公每位籩豆各
十犧尊一象尊一簠籩各二俎二祝版各一皆設案七
十二賢二十一先儒每位各籩一豆一爵一兩廡各設
象尊二總用籩豆各二百二十三籩籩各六俎六犧尊
三象尊七爵九十四其尊皆有坫罍二洗二篚勺各二

幕六正位并從祀藉尊壘俎豆席約用三十幅尊席用
葦俎豆席用莞牲用羊豕各三酒二十瓶禮行三獻以
祭酒司業博士充分獻官二讀祝官一太官令一捧祝
官二壘洗官一爵洗官一巾篚官二禮直官十二學生
以儒服陪位樂用登歌大樂令一員本署官充樂工三
十九人

迎神三奏姑洗宮來甯之曲 上都隆化廟堂作新
神之來格威儀具陳穆穆凝旒巍然聖真斯文伊始
羣方所視

初獻盥洗姑洗宮靜甯之曲 偉矣素王風猷至粹
垂二千年斯文不墜涓辰維良爰修祀事沃盥于庭
嚴禋禮備

升階南呂宮肅甯之曲 巍乎聖師道全德隆修明

五常垂教無窮增崇儒宮遙追遺風嚴祀申虔登降
有容

奠幣姑洗宮和甯之曲 天生聖人賢于堯舜仰之
彌高磨而不磷新廟告成宮牆數仞遣使陳詞斯文
復振

降階姑洗宮安甯之曲 稟靈尼邱垂芳闕里生民
以來孰如夫子新祠歸然四方所視酌觴告成祇循
典禮

充國公酌獻姑洗宮輯甯之曲 聖師之門顏惟居
上其殆庶幾是宜配享桓圭衮衣有嚴儀象載之神
祠增光吾黨

鄒國公酌獻姑洗宮泰甯之曲 有周之衰王綱既
墜是生真儒宏才命世言而為經醇乎仁義力扶聖

功同垂萬祀

亞終獻姑洗宮咸甯之曲 於昭聖能與天立極有承其流皇仁帝德豈伊立言訓經王國煥我文明典祀千億

送神姑洗宮來甯之曲 吉蠲為饗孔惠孔時正辭嘉言神之格思是饗是宜神保聿歸惟時肇祀太平極致

闕里志大定十四年釋奠先聖詔依禮官議依開元禮合行祭器禮料羊二豕三酒二十瓶奏登歌雅奏

春明夢餘錄是年加宣聖像十二旒十二章

金史世宗本紀大定二十三年二月戊申以尙書右丞

張汝弼攝太尉致祭于至聖文宣王廟

章宗本紀明昌二年五月戊辰詔諸郡邑文宣王廟隳

廢者復之

三年四月壬寅朔定先聖廟春秋釋奠三獻官以祭酒司業博士充祝詞稱皇帝謹遣及登歌改用太常樂工其獻官并執事與亨者並法服陪位學官公服學生儒服十月壬子有司奏增修曲阜宣聖廟畢敕堯懷英撰碑文朕將親行釋奠之禮其檢討故事以聞

明昌三年十一月丙子詔周公孔子之名令回避

禮志明昌四年八月釋奠孔子廟北面再拜親王百官

太學生陪位

闕里志明昌四年親釋奠宣聖諭旨宣徽院曰朕以宣聖萬世帝王之師恐汝等未諭可備拜裊朕將拜焉

章宗本紀明昌五年閏十月戊寅上問輔臣孔子廟諸

處何如平章政事守貞曰諸縣見議建立上因曰僧徒
修飾廟宇像甚嚴道流次之惟儒者於孔子廟最為滅
裂守貞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若僧道久處寺觀上
曰僧道以佛老營利故務在莊嚴閎侈起人施利自多
所以為觀美也

蕙田案章宗所見曲盡後世之弊

禮志承安二年春丁章宗親祀以親王攝亞終獻皇族
陪祀文武羣臣助奠上親為贊文舊封公者升為國公
侯者為國侯鄰國以下皆封侯
章宗本紀泰和四年二月癸丑詔刺史州郡無宣聖廟
學者並增修之
五年三月甲戌諭有司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仍
著為令

禮志宣宗遷汴建廟會朝門內歲祀如儀宣聖顏子孟各
羊一豕一餘同小祀共用羊八無豕其諸州釋奠並遵
唐儀

哀宗本紀天興元年八月丁巳釋奠孔子

右金

元史祭祀志宣聖廟太祖始置於燕京

選舉志國初燕京始平宣撫王楫請以金樞密院為
宣聖廟

王圻續通考內翰王文康公鶚元初自保定應聘北
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為贈既達北庭值秋
公奏行釋奠禮世祖悅即命舉其事公為祝文行三
獻禮禮畢進胙于上上飲福熟其胙命左右均霑所
賜自是春秋二仲歲以為常蓋元之所以尊師重道

者實公有以啟之

世祖本紀中統二年六月乙卯詔宣聖廟及管內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褻賔違者加罪八月丁酉命開平守臣釋奠于宣聖廟

中統三年春正月癸亥修宣聖廟成閏九月辛卯嚴忠範奏請補東平路廟學太常樂工從之

王圻續通考至元元年始行宣聖釋奠禮

世祖本紀至元四年五月丁亥敕上都重建孔子廟

祭祀志至元十年三月中書省命春秋釋奠執事官各公服如其品陪位諸儒襴衫唐巾行禮

闕里志至元十年中書省判送御史中丞至聖文宣王用王者禮樂御王者衣冠南面當坐天子供祠其于萬

世之絕尊千載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竊見外路官員提學教授每遇春秋二丁不變常服以供執事于禮未宜又照得漢唐以來祭文廟及社稷無非具公服執手板且鄉人儼孔子猶朝服而立于阼階先聖先師安得不備禮儀故詔

王圻續通考至元十九年命雲南諸路皆建學以祀先聖

元史成宗本紀至元三十一年秋七月壬戌詔中外崇奉孔子

祭祀志成宗即位詔曲阜林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邑廟學書院贍學土地及貢士莊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修完廟宇自是天下郡邑廟學無不完葺釋奠悉如舊儀

邱氏濬曰案甯獻王所著通鑑博論於至元十八年有云帝信桑門之惑盡焚中國道藏闢儒道二教為外學貶孔子為中賢尊桑門為正道又為世祖斷云聽妖僧祥逼之誘作妖書以毀昊天上帝貶孔子為邪道擬為中賢不足稱聖及考元史止於是年焚毀道書而不見所謂貶孔子之實惟成宗本紀世祖正月崩成宗即位是年秋七月即詔中外崇奉孔子夫孔子自唐宋以來天下學校通祀之已非一日又何待今日始詔中外崇奉之哉噫當時必有所施行如博論所云者元史臣為世祖諱故略去之耳闕里志大德初敕到任先謁先聖廟拜謁方許以次詣神廟著為令

蕙田案此後世到任謁廟之始

成宗本紀大德六年六月甲子建文宣王廟於京師哈刺哈孫傳京師久闕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乃奏建廟學選名儒為學官采近臣子弟入學大德十年八月丁巳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製法服三襲命翰林院定樂名樂章樂志宣聖樂章

迎神奏文明之曲 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教萬世準程廟庭孔碩尊俎既盈神之格思景福來并盥洗奏昭明之曲 神既甯止有孚顒若壘洗在庭載盥載濯匪惟潔修亦新厥德對越在茲敬恭惟則升殿奏景明之曲降 大哉聖功薄海內外禮隆秩宗光垂昭代陟降在庭攝齊委佩莫不肅雝洋洋如在

奠幣奏德明之曲 圭衮尊崇佩紳列侑邊豆有楚
樂具和奏式陳量幣駿奔左右天晷斯文絜神之祐
文宣王酌獻奏誠明之曲 惟聖監格享于克誠有
樂在縣有碩斯牲奉醴以告嘉薦惟馨綏以多福永
底隆平

兗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潛心好學不違如愚用
舍行藏乃與聖俱千載景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
典弗渝

郟國公酌獻闕

沂國公酌獻闕

鄒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
拒楊墨以承三聖遭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
不肅敬

亞獻奏靈明之曲同終獻 廟成奕奕祭祀孔時三爵具
舉是饗是宜於昭聖訓示我民彝紀德報功配于兩
儀

送神奏慶明之曲 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濟多士
不懈益虔文教茲首儒風是宣佑我皇家億載萬年

蕙田案元史樂志所載祀宣聖樂章其二十
有七前十六章則釋奠所用者也後十一章
則當時擬撰而未及用者也但十六章中內
十四章則全用宋時大晟樂府擬撰釋奠之
詞其郟國公沂國公酌獻二章係宋無而元
增之者後十一章中九章存而二章亡所亡
卽郟沂二公酌獻之詞何增於前而缺於後
耶蓋顏曾思孟竝配始於宋度宗咸淳三年

當大晟擬謨時鄭沂二公尙未入配位故無其樂章元既襲而用之則少此二配樂章不得不增入以充其數因於擬謨十一章之內取而用之夫是以前之所增即後之所缺也今十四章詞已見宋代不重出而鄭國公沂國公酌獻二章則錄之如左以志其增入之由又以見此詞之終未嘗闕云

鄭國宗聖公酌獻奏成安之曲南呂宮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彝惠我光明尊聞行知繼聖迪後是饗是宜
沂國述聖公酌獻奏成安之曲南呂宮公傳自曾孟傳自公有嫡緒承允得其宗提綱開蘊乃作中庸侑于元聖億載是崇

武宗本紀大德十一年七月辛巳加封至聖文宣王為大成至聖文宣王

王圻續通考大德十一年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尙資神化祚我皇元

邱氏濬曰案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于尚書大成之言出于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任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實實之德也加此二字于至聖文宣王之上固于聖德無所增益也

元史武宗本紀至大二年春正月丙午定制大成至聖文宣王春秋二丁釋奠用太牢

虞集傳集為助教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為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為教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為賢大成殿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情性不相能集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即位責成監學拜臺臣為祭酒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有為異論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李邦甯傳邦甯宋故小黃門也世祖命給事內庭歷大司徒仁宗即位國學將釋奠敕遣邦甯致祭于文宣王點視畢至位立殿戶方闕忽大風起殿上及兩

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鑄入地尺餘無不拔者邦甯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甯因慚

悔累日

胡氏粹中曰祭祀所以交神明故將有事焉必先射以觀德及期則齋以告虔戒以告潔刑罪喪疾之人不敢以與執役況敢主其祭乎邦甯闕廟餘醜其為刑疾孰甚焉而使之釋奠曾為仲尼不如林放乎神不享非禮大風之變吾先聖豈可誣哉仁宗既不知此李孟以平章兼領國學而致其以非禮事先聖罪蓋不容揜矣

仁宗本紀皇慶二年六月以宋儒周敦頤程顥弟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

明沈氏佳辨大學衍義補元儒許魯齋不宜從祀議魯齋先生有扶世教之大功有衛道統之實學涵養深邃踐履篤實其言明白純粹光輝日新真有合於孔孟之學得統於伊洛之傳者真西山之後一人而

己觀其仕元勸世祖不宜伐宋臨終惓惓猶以不得行道為歎此其出處之正志槩之大亦可想見矣故明儒薛瑄屢極稱之以之從祀孔廟誰其有遺議焉邱氏妄肆譏詆謬矣

延祐三年六月乙亥制封孟軻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

祭祀志延祐三年秋七月詔春秋釋奠于先聖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

仁宗本紀延祐六年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改釋奠于中丁

王圻續通考又追封周惇頤遺瑗並從祀

延祐六年追封周惇頤為道國公又封遺瑗為內黃侯從祀孔子

元史文宗本紀天曆二年六月賜鳳翔府岐陽書院額書院祀周文憲王仍命學官春秋釋奠如孔子廟儀

祭祀志周公廟在鳳翔府岐山之陽春秋釋奠凡有司致祭先代聖君名臣皆有牲無樂

文宗本紀天曆二年秋七月遣使以上尊腊羊鈔十錠至大都國子監助仲秋上丁釋奠

至順元年閏七月戊申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為啟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為啟聖王夫人顏子充國

復聖公曾子邾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

王圻續通考至順二年加封兗國復聖公制曰朕惟得孔氏之門入聖人之域顏子一人而已觀其不遷怒不

貳過已成復禮之功無伐善無施勞益著為仁之效蓋

將不日而化矣惜乎天不假之以年也朕緬懷哲人留心聖學將大彰於風教故特示於褒嘉於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雖潛德一時之不顯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顧聖言百世而彌彰尙服寵光丕隆文治可加封兗國復聖公 沂國述聖公制曰昔曾子得聖人之傳而子思克承厥統稽夫中庸之一書實開聖學於千載朕自臨御以來每以嘉惠後學爲念萬幾之暇覽觀載籍至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雅留意焉夫爵秩之榮旣隆於升配景行之懿可後於褒加於戲有仲尼作於前孰儼世家之美得孟氏紹其後益昌斯道之傳渥命言承茂隆丕緒可加封沂國述聖公 邾國宗聖公制曰朕惟孔子之道曾氏獨得其宗蓋本於誠身而已也觀其始於三省之功繼聞一貫之妙是以友於顏淵而無愧授之

思孟而不溷者與朕仰慕休風景行先哲爰因舊爵崇以新稱於戲聖神繼天立極以來道統之傳遠矣國家化民成俗之效大學之書具焉其相予之修齊茲式彰於褒顯可加封邾國宗聖公 鄒國亞聖公制曰孟子百世之師也方戰國之縱橫異端之充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觀夫七篇之書倦倦乎致君澤民之心稟稟乎拔本塞源之論黜伯功而行王道距詖行而放淫辭可謂有功聖門追配神禹者矣朕遠稽聖學祇服格言乃著新稱益彰渥典於戲誦詩書而尙友緬懷鄒魯之風非仁義則不陳期底唐虞之治英風千載蔚有耿光可加封鄒國亞聖公 殿左東哲五位爲費公閔損薛公再雍黎公端木賜衛公仲由魏公卜商 殿右西哲五位爲鄆公冉耕齊公宰子徐公冉求吳公言偃陳公顓

孫師

蕙田案四配復聖宗聖述聖亞聖之號定於此但志作三年與紀互異考危太樸記又稱二年未知孰是

元史文宗本紀至順元年冬十一月己酉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列七十子之下

王禕孔子廟庭從祀議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澹臺滅明至孔鯉七十一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邱明至許衡三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于聖人之道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邱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況揚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邱明二十一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

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於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居從祀之列所謂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是也唐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孔穎達是也宋之從祀者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是也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吳澄是也自夫孟軻既往聖學不明邪說盛行異端竝起歷秦至漢諸儒繼作然完經翌傳局于顯門之學而于聖人之道莫或有聞唯董仲舒于其間號稱醇儒其學博通諸經于春秋之義尤精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強遵行正誼明道之論皆他儒之所不能道至其告時

君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術有統
異端息滅民至于今賴之則所以尊崇聖學者其功
殆不在孟子下以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新莽猶
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取何也秦火之後聖經缺
逸漢儒收拾散亡各爲箋傳而偏學異說各自名家
晉宋以來爲說滋蔓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學者茫昧
不知所歸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
義自是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于正義者謂之異端
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是其所以傳注聖經
者較之馬融鄭康成輩功無所與遜且何休註公羊
而黜周王魯王弼註易而專尚清虛害道已甚然在
祀列胡獨至于穎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著之事
功或載之文章用雖不同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

才莫盛于宋東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而
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以爲士當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況
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首以中庸授
張載以爲道學之倡蓋其爲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
無不主於仁義雖勳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及
光明正大實與司馬光相上下自聖道不行世儒徒
知章句以爲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
也歐陽修與仲淹同時實倡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
章其易春秋諸說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爲精至其
欲刪諸經正義識緯之說一歸于正尤有功于聖道
其爲言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所以羽翼六經而載
之于萬世至于本論等篇比之韓愈之原道夫復何

愧而世之淺者每日之爲文人夫文以載道道因文而乃著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可少之哉然則如范仲淹之立功歐陽修之立名皆可謂有功于聖人之道者韓愈司馬光旣列從祀則此二人固決在所當取者也自周敦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緒而程頤兄弟承之道統于是有所傳迨朱熹有作五經四子皆有傳註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氏之傳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于是真德秀魏了翁竝作力以尊崇朱學爲己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眞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其于聖人之道可謂有功而足以續朱氏所傳之緒矣是則此二人者固又當繼朱氏而列於從祀者也及元興許衡

起於北方專用朱氏之學以教人旣有以任斯道之重而其時吳澄起于南方能有見于前儒之所未及孝經大學中庸易詩書春秋禮皆有傳註隱括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其于禮經尤多所刪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眞修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于從祀而不可以或遺也案祀法有功于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其有功于聖人之道如此而從祀缺焉此甚不可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公議舉而明之固于今日矣又案聖孫孔伋故列孔鯉之下而曾參亦在曾皙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于顏孟爲四侑東坐而西面父以從祀立廡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舛逆莫此爲甚聖人之道在于明人倫而先自廢亂

何以詔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爲重然子必當爲父屈昔魯祀僖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爲逆祀今孔氏曾氏父子之失序非逆祀乎是故曾參孔伋今當降居于曾哲孔鯉之下又司馬光于程顥程頤爲先進張載于二程爲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定從祀徒依朱子六贊以周二程邵張司馬爲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胡可遂據以爲準乎是故司馬光張載今當陞居于程顥程頤之上若夫荀況揚雄何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于從祀者茲又未敢以遽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以其有關於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而廢之況乎禮文之事

自儒者出則於有功聖道之人禮所宜祀與祀而未稱于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之議也是用疏其爲名教所係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庶幾議禮之君子有所采擇云

蕙田案忠文此議必在江都未從祀之先今以無年代可考姑列于此而其所議頗爲折衷有理

許氏約曰自唐祀夫子配以顏子至宋升孟子與顏子並配然當時未知道統之傳也自伊洛之學興性理之說明始以顏曾思孟並列于夫子之左蓋得夫子之傳者顏曾子思也得曾思之傳者孟子也故江南諸路學廟皆以四子並配以子張居七十二子之首自兩廡升於十哲補曾子之闕此當因而不當革

者也今京師學廟與河北諸路府學竝循亡金之舊左顏右孟與夫子竝居南面有是理哉孟子學於子思子思學於曾子是知孟子乃曾子門人之弟子曾子乃孟子師之師也今屈曾子於從祀之中降子思於廊廡之末師之師不過一邊一豆門人弟子牲牢幣帛一與先聖等又豈有是理哉況今天下一家豈容南北之禮各異或謂學校所以明人倫路點皆父也回參皆子也子先父食于理安乎竊以爲不然廟學乃國家通祀猶朝廷之禮也父爲庶僚子爲宰職各以其德與勳也如遇朝會殿廷班列則父雖尊安能超於子之上哉蓋抑私親而昭公道尊道統以崇正學乃所以明人倫也如今序傳道之配使顏曾思孟竝列於夫子之左虛其右隅以避古者神位之方

自兩廡升子張于十哲以補曾子之闕不惟先儒師弟之禮不廢使南北無二制天下無異禮亦可以見我朝明道統得禮之中足以垂世無窮矣

邱氏濬曰案熊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公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然臣以爲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至於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廟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而以曾子配否則特立一廟于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熊禾謂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

姑誌于此

蕙田案孔鯉曾點顏路之祀王氏許氏所言皆有依據然不如熊氏議為是

至順二年正月勅建孔子廟于後衛 七月乙未立閔子書院于濟南 八月賜上都孔子廟碑

三年春正月封孔子妻鄆國夫人元官氏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五月追封顏子父無繇為杞國公諡文裕母齊姜氏杞國夫人諡端獻妻宋戴氏兗國夫人諡貞素

祭祀志至順元年冬十一月曲阜兗國復聖公新廟落成元統二年改封顏子考妣又割益都鄒縣牧地三十頃徵其歲入以給常祀

王圻續通考至順三年封先聖夫人制曰我國家惇

典禮以彌文本闡門以成教迺瞻素王之廟尚虛元
媿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元
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出房因流風於殷禮
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
乎其合德作爾禕衣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秩彝
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
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危素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略案顏子之侑坐肇
於唐太宗貞觀二年冬尚書左僕射房元齡國子博
士朱子奢之所建議也宋神宗元豐七年夏復增孟
子侑坐禮部郎中林希之所奏議也度宗咸淳三年
春增升曾子子思我朝廷祐二年仁宗皇帝在位崇
學右文御史中丞趙公世延始言南北祭禮不宜有

異當升曾思如典故制曰可先是四公列坐兩旁禮部以爲翼承道統述明聖經作則萬世以立人極論德定名列次配侑東坐西鄉于禮爲稱至順二年進封顏爲復聖公曾爲宗聖公思爲述聖公孟爲亞聖公仍命詞臣爲制書一代之典可謂備矣

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江浙行省據杭州路申備本路經歷司呈准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胡瑜牒我朝崇儒重道加封先聖大成之號又追崇宋儒周敦頤等封爵然有司討論未盡尙遺先儒楊時等五人未列從祀惟故宋龍圖閣直學士諡文靖龜山先生楊時親得程門道統之傳排王氏經義之謬南渡後朱張呂氏之學其原委脈絡皆出於時者也故宋處士延平先生李侗傳河洛之學以授朱熹凡集註所引師說卽其講論之

旨也故宋中書舍人諡文定胡安國聞道伊洛志在春秋纂爲集傳用翼正經明天理而扶世教有功于聖人之門者也故宋處士贈太師榮國公諡文正九峯先生蔡沈從學朱子親承指授著書集傳發明先儒之所未及深有功於聖經者也故宋翰林學士參知政事諡文忠西山先生真德秀博學窮經踐履篤實當時立僞學之禁以錮善類德秀晚出獨以斯文爲己任講習躬行黨禁解而正學明此五人者學問接道統之傳著述發儒先之秘其功甚大況科舉取士已將胡安國春秋蔡沈尙書集傳表章而尊用之真德秀大學衍義亦備經筵講讀是皆有補於國家之治道者矣各人出處詳見宋史本傳俱應追錫名爵從祀先聖廟庭可以敦厚儒風激勸後學如聞奏施行以補闕典吾道幸甚

至正二十一年七月行移翰林集賢太常三院會議俱
准所言二十二年八月奏准送禮部定擬五先生封爵
諡號俱贈太師楊時追封吳國公李侗追封越國公胡
安國追封楚國公蔡沈追封建國公真德秀追封福國
公各給詞頭宣命遣官齎往福建行省訪問各人子孫
給付如無子孫者于其故所居鄉里郡縣學或書院祠
堂內安置施行 二十二年十二月追諡朱熹父爲獻
靖其制詞云考德而論時灼見風儀之俊觀子而知父
迨聞詩禮之傳久闕幽堂丕昭公論故宋左丞議郎守
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松仕
不躁進德合中行迺鄒魯之淵源式開來學闡圖書之
蘊奧妙契元機奏對雖忤于權姦嗣續篤生于賢哲化
民成俗著書滿家既繼志述事之光前何節惠易名之

孔後才高弗展嗟沈滯于下僚道大莫容竟昌明于永
世神靈不昧休命其承可諡獻靖其改封熹爲齊國公
制詞云聖賢之蘊載諸經義理實明于先正風節之勵
垂諸世褒崇豈間于異時不有鉅儒孰膺寵數故宋華
文閣待制累贈寶謨閣直學士太師追封徽國公諡文
朱熹挺生異質蚤擢科名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多迴
翔于館閣而直言無隱權姦屢挫志慮不回著書立言
嘉乃簡編之富愛君憂國負其經濟之長正學久達于
中原渙號申行于仁廟詢諸僉議宜易故封國啟營邱
爰錫太公之境土壤鄰洙泗尚觀尼父之宮牆緬想英
風載欽新命可追封齊國公餘竝如故

金賁亨請從祀羅豫章李延平疏臣聞孔子續述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詔萬世是以享有王祀久

而彌尊當時從遊之士與夫後儒推明其道以傳示
來學者皆得從祀于其庭後世膠于著述之說而或
不計其德之醇疵則固有幸而入者至於道足以續
聖人之緒而不偏言足以發聖人之蘊而有助功足
以定後學之趨而不惑如宋儒羅從彥李侗者而不
得入焉此則盛典之有待而公論之不容已者也臣
嘗溯其淵源侗宋熹之師也侗學於從彥從彥
學於龜山楊時時學於河南程顥兄弟顥常送時南
歸謂人曰吾道南矣夫顥豈輕許可者而獨以此稱
時是時所傳于顥而以授從彥者即濂洛諸儒所以
繼孔孟之緒者也從彥聽時語三日驚汗浹背曰幾
枉過了一生由是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侗嘗稱其性
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

妙各極其至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
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觀侗之言則從
彥所得于時者可知矣侗親受從彥春秋中庸語孟
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熹狀其
行曰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
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
成法又曰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
又述鄧迪之言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觀熹
之言則侗所得於從彥者可知矣此其道足以續聖
人之緒而不偏者也從彥少著述而熹所編錄遺事
皆其平日傳授切要之言熹所常尊信而服行者則
亦侗之著述也熹又每引二家之言以訓釋經傳彰
彰具存其心得獨見有非漢唐以來諸儒所及者此

其言足以發聖人之蘊而有助者也從彥常令侗靜
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蓋謂程氏敬而無
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之語互相發明而深得
子思中庸之旨使學者有所主宰而不流於禪侗深
領而亟稱之嘗謂熹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
澄心沈潛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人欲之發亦退聽
矣久用力于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與從彥之
教實出一轍熹皆尊信發揚以示學者是其師弟子
相傳之的至正至明至精至約異世同符愈久不變
是故從彥之功在于侗侗之功在于熹無從彥則無
侗無侗則無熹而濂洛之所傳者泯矣雖有豪傑之
士亦何所從受而保其不謬也哉此其功足以定後
學之趨而不惑者也今之學者無不知熹之功而不

知從彥與侗之功是猶人知有父而不知其祖也嘗
觀漢儒若馬融劉向賈逵戴聖之徒考其素行皆背
吾聖人之道止以著述微勞皆得從祀其所著述又
豈能得聖人之旨如二儒者哉以二儒之賢而不得
與融等竝列此誠公論之不容已者也夫吾道之明
晦有時賢哲之遭逢豈偶熹祀于宋祀時之議屢興
屢寢至我孝宗皇帝用儒臣之言特勅從祀而羅李
二儒猶所未及豈非有待于今日也哉恭惟陛下潛
心聖學敦崇孔子之道作敬一箴及發明宋儒程頤
四箴范浚心箴以頒賜學校天下儒流莫不感激興
起此正吾道大明而賢哲所由以表章之日伏望陛
下准臣所奏勅下大臣討論故事錫與二儒封爵從
祀孔子廟庭則吾道幸甚

蕙田案此疏卓然不磨不知上於何時要在延平未從祀之前故附于此蓋二十二年從祀五先生未及豫章也

其祝幣之式 祝版三各一尺二寸廣八寸木用楸梓柏文曰維年月日皇帝敬遣某官等致祭於大成至聖文宣王於先師曰維年月日某官等致祭於某國公幣三用絹各長一丈八尺

其牲齊器皿之數 牲用牛一羊五豕五以犧尊實泛齊象尊實醴齊皆三有上尊加冪有杓設堂上太尊實泛齊山罍實醴齊有上尊著尊實盎齊犧尊實醴齊象尊實沈齊壺尊實三酒皆有上尊設堂下盥洗位在阼階之東以象尊實醴齊有上尊加冪有勺設於兩廡近北盥洗位在階下近南邊十豆十簋二簋二登三銅三

俎三有毛血豆正配位同邊豆皆二一簋一簋一俎一從祀皆同凡銅之器六百八十有一宣和爵坫一豆二百四十有八簋簋各一百一十有五登六犧尊象尊各六山尊二壺尊六著尊太尊各二罍二洗二龍杓二十有七坫二十有八爵一百一十有八竹木之器三百八十有四邊二百四十有八筐三俎百三十有三陶器三瓶二香爐一邊巾二百四十有八簋簋巾二百四十有八俎巾百三十有三黃巾蒙單十其樂用登歌其日用春秋二仲月上丁有故改用仲丁

其釋奠之儀 省牲前期一日晡時三獻官監察官各具公服詣省牲所阼階東西向立以北爲上少頃引贊者引三獻官監察官巡牲一匝北向立以西爲上俟禮牲者折身曰充贊者曰告充畢禮牲者又折身曰脂贊

者曰告脡畢贊者復引三獻官監祭官詣神廚視滌漑
畢還齋所釋服釋奠是日丑前五刻初獻官及兩廡
分奠官二員各具公服於幕次諸執事者具儒服先於
神門外西序東向立以北爲上明贊承傳贊先詣殿庭
前再拜畢明贊升露階東南隅西向立承傳贊立於神
門階東南隅西向立掌儀先引諸執事者各司其事引
贊者引初獻官兩廡分奠官點視陳設引贊者進前曰
請點視陳設至階曰升階至殿簷下曰詣大成至聖文
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北向立點視畢曰詣兗國公神位
前至位曰東向立沂國公點視畢曰詣邾國公神位前至
位曰西向立鄒國公點視畢曰詣東從祀神位前至位曰
東向立點視畢曰詣西從祀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點
視畢曰詣酒尊所曰西向立點視畢曰詣三獻爵洗位

至階曰降階至位曰北向立點視畢曰詣三獻官盥洗
位至位曰北向立點視畢曰請就次方所獻點視時引
贊二人各引東西廡分奠官曰請詣東西廡神位前東曰
西曰向立點視畢曰詣先儒神位前至位曰南向立點視
畢曰退詣酒尊所至酒尊所曰東西向立點視畢曰退
詣分奠官爵洗位至位曰南向立點視畢曰請就次兩
廡分奠官點視畢引贊曰請詣望座位至位曰北向立
點視畢曰請就次初獻官釋公服司鐘者擊鐘初獻已
下各服其服齊班於幕次掌儀點視班齊詣明贊報知
引禮者引監祭官監禮官就位進前曰請就位至位曰
就位西向立明贊唱曰典樂官以樂工進就位承傳贊
曰典樂官以樂工進就位明贊唱曰諸執事者就位承
傳贊曰諸執事者就位明贊唱曰諸生就位承傳贊曰

諸生就位引班者引諸生就位明贊唱曰陪位官就位承傳贊曰陪位官就位引班者引陪位官就位明贊唱曰獻官就位承傳贊曰獻官就位引贊者進前曰請就位至位曰西向立明贊唱曰闢戶俟戶闢迎神之曲九奏樂止明贊唱曰初獻官以下皆再拜承傳贊曰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明贊唱曰諸執事者各司其事俟執事者立定明贊唱曰初獻官奠幣引贊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盥洗之樂作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樂止及階曰升階升殿之樂作樂止入門曰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稍前奠幣之樂作搢笏跪三上香奉幣者以幣授初獻初獻受幣奠訖出笏就拜興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曰詣兗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東向立奠幣如上儀

沂國公位同

日詣鄰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奠幣如上儀

鄰國公位同

樂止曰退復位及階降殿之樂作樂止至位曰就位西向立俟立定明贊唱曰禮饌官進俎奉俎之樂作

乃進俎樂止進俎畢明贊唱曰初獻官行禮引贊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盥洗之樂作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請詣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執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樂止曰請詣酒尊所及階升殿之樂作曰升階樂止至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執爵舉冪司尊者酌犧尊之泛齊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曰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酌獻之樂作稍前搢笏跪三上香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樂止祝人東向跪讀祝祝在獻官之左讀畢興先詣左配位南向立引贊曰就拜興平身少

退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曰詣兗國公神位前至位
 曰就位東向立酌獻之樂作樂止讀祝如上儀沂國公位同曰
 詣邾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酌獻之樂作樂
 止讀祝如上儀邾國公位同曰退復位至階降殿之樂作樂止
 至位曰就位西向立俟立定明贊唱曰亞獻官行禮引
 贊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
 手出笏請詣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執爵滌爵拭
 爵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請詣酒尊所曰西向
 立搢笏執爵舉冪司尊者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
 者如是者三出笏曰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
 曰就位北向立酌獻之樂作稍前搢笏跪三上香執爵
 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興平身少退鞠躬拜興拜興平
 身曰詣兗國公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酌獻如上儀沂國公位同

曰詣邾國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酌獻如上儀邾國公位同
 樂止曰退復位及階曰降階至位曰就位西向立明
 贊唱曰終獻官行禮引贊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至位
 曰北向立搢笏盥手手出笏請詣爵洗位至位曰北
 向立搢笏執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
 笏請詣酒尊所至階曰升階至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
 執爵舉冪司尊者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如是
 者三出笏曰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
 北向立稍前酌獻之樂作搢笏跪三上香執爵三祭酒
 奠爵出笏就拜興平身少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曰詣
 兗國公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酌獻如上儀沂國公位同曰詣
 邾國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酌獻如上儀邾國公位同樂止
 曰退復位及階曰降階至位曰就位西向立俟終獻將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祭先聖先師

三

升階明贊唱曰分獻官行禮引贊者分引東西從祀分
獻官進前曰詣盥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
出笏詣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執爵滌爵拭爵以
爵授執事者出笏詣酒尊所至階曰升階至酒尊所曰
西向立搢笏執爵舉冪司尊者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
執事者出笏詣東從祀神位前至位曰就位東向立稍
前搢笏跪三上香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興平身
少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退復位至階曰降階至位曰
就位西向立引西廡分奠官同上儀唯至神位前東向
立作西向立俟終獻十哲兩廡分奠官同時復位明贊
唱曰禮饌者徹籩豆徹饌之樂作禮饌者跪移先聖前
邊豆略離席樂止明贊唱曰諸執事者退復位俟諸執
事者至版位立定送神之樂作明贊唱曰初獻官以下

皆再拜承傳贊曰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止明贊唱曰
祝人取祝幣人取幣詣瘞坎俟徹祝幣者出殿門北向
立望瘞之樂作明贊唱曰三獻官詣望瘞位引贊者進
前曰請詣望瘞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曰可瘞埋畢曰
退復位至殿庭前候樂止明贊唱曰典樂官以樂工出
就位明贊唱曰闔戶又唱曰初獻官以下退詣圓揖位
引贊者引獻官退詣圓揖位至位初獻在西亞終獻及
分獻以下在東陪位官東班在東西班在西俟立定明
贊唱曰圓揖禮畢退復位引贊者各引獻官詣幕次更
衣其飲福受胙除國學外諸處仍依常制

元張顏釋奠儀注序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
殘缺釋奠釋菜名義徒存儀文無考唐開元禮彷彿
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

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于再三竟格不下身沒之後郡邑放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尠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取則舍魯奚適闕里昔罹兵革宮室荆榛蓋二十年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勢使然也而儀章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劍秦漢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劍之席冕服挾劍未之有聞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為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如浮圖老子宮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大定十四年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爲

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爲何說尸尊不就洗禮也登彝爵於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入遂不坐實爵簡亦甚矣幣之未薦置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起與主人俱升則不嚴矣蓋事由草創未之備也予典教于茲思有以正之顧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而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哀爲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說義數使之入耳著心旣知義理之安將不期改而自改併附社稷風雨雷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抑禮有本有文是書所載文也習禮之士因文而究其本知交於神明者不徒遵豆之事微之顯誠不可揜也如此則可謂知禮矣若夫器樂冠服之度則有博採諸家之說從其是者訂其失者與此編并藏孔

氏俾後來之文獻有足徵云

蕙田案禮文儀注精意所存凡屬薦享不可不慎況行于聖人之廟者乎張顏宗朱子之意集為一書而序之如此可謂知禮矣惜其書不得而見也

右元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十九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二十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廣泰蕙田編輯

李太保總督蘇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吉禮一百二十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景曾

參校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憲

祭先聖先師

明史太祖本紀洪武元年二月丁未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

禮志洪武定制每歲仲春秋上丁皇帝降香遣官祀於國學以丞相初獻翰林學士亞獻國子祭酒終獻先期皇帝齋戒獻官陪祀執事官皆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前祀一日皇帝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至日獻官行禮王圻續通考洪武二年夏四月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遂賜學糧增師生廩膳上諭禮部尙書劉仲質曰

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敘其功參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非闕典與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乃有是詔初定制以春秋上丁皇帝御奉天殿傳制遣大臣以太牢祭至聖先師孔子於太學遣祭酒禮三獻樂六奏文舞六佾司府州縣衛學各提調官行事用少牢禮樂如太學樂不能備則已京府及附府縣行釋菜禮

明史禮志洪武三年詔革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仍舊且令曲阜廟庭歲官給牲幣俾衍聖公供祀事

王圻續通考洪武三年五月上如江淮府先謁文廟幸學至南昌亦如之

明史禮志洪武四年禮部奏定儀物改初制籩豆之八為十籩用竹其簋簠登釗及豆初用木者悉易以瓷牲易以熟樂生六十八舞生四十八人引舞二人凡一百一十人禮部請選京民之秀者充樂舞生太祖曰樂舞乃學者事況釋奠所以崇師宜擇國子生及公卿子弟在學者豫教肄之

明會典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

熊氏禾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其所以為教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為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其道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為道之神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不惟為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傅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四年國子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

咸取法於孔子不以古之禮祀孔子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主人西面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面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尙右之義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爲菽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開先聖東北皆莞席尙埽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炳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薌代之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學校旣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若七十二子止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苟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回參攷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閒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有無也今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得行之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周公

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喜謫濂安遠知縣

蕙田案潛溪此議謂先聖不宜肖像苟揚王賈杜馬不宜從祀顏曾思之父不當列於兩廡及以古聖皇爲先聖其臣爲先師皆爲嘉靖時張孚敬等竊取實先生之卓見也至謂先聖宜東向用薰薊爲簡秉炬爲瀆七十子當止於國學大晟樂爲亂世之音則泥古而

失禮時爲大之義矣

兗州府志洪武五年作文廟成上遂視學釋菜

春明夢餘錄洪武五年罷孟子配享雷震謹身殿

王圻續通考洪武六年上曰我聞孟子辨異端闢邪說

發明孔子之道宜配享如故

明史錢唐傳洪武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

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皆不聽久之乃用其言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冠讐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

明史樂志洪武六年定祀先師孔子樂章迎神咸和之曲奠帛寧和之曲初獻安和之曲亞終獻景和之曲徹饌咸和之曲送神咸和之曲

蕙田案六章皆襲宋大晟樂府之詞已見前

明會典洪武七年仲春上丁日食改用次丁

明史太祖本紀洪武十五年四月丙戌詔天下通祀孔

子五月乙丑太學成釋奠于先師孔子

禮志洪武十五年新建太學成廟在學東中大成殿左右兩廡前大成門門左右列戟二十四門外東爲犧牲廚西爲祭器庫又前爲靈星門自經始以來駕數臨視至是落成遣官致祭帝既親詣釋奠又詔天下通祀孔子并頒釋奠儀注凡府州縣學邊豆以八器物牲牢皆殺於國學三獻禮同十哲兩廡一獻其祭各以正官行之有布政司則以布政司官分獻則以本學儒職及老成儒士充之每歲春秋仲月上丁日行事初國學主祭遣祭酒後遣翰林院官然祭酒初到官必遣一祭圖書編天下各布政司府州縣學釋奠儀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長官一員行三獻禮或提調官及儒學教授等官行一獻禮齋戒正祭前三日獻官并陪祭官執事

人等沐浴更衣散齋二日致齋一日省牲正祭前一日執事者設香案于宰牲房外贊引引獻官常服詣省牲所贊省牲執事者牽牲從香案前過入宰牲房宰之遂以毛血少許盛於盤贊引唱省牲畢其餘毛血以淨器盛貯待祭畢埋之正祭每歲春秋二仲月上丁日將行禮起鼓初嚴遍燃庭燎香燭鼓再嚴樂舞生執事者各序立於丹墀兩旁鼓三嚴贊引引各獻官至廟門下立通贊唱樂舞生各就位樂舞生各以序立于廟庭奏樂之所司節者分引至丹墀陞東西兩旁各序立于舞佾之位司節在東則退至東三班舞生之首相向在西則退至西三班舞生之首相向通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各執事亦各以序進就位訖通贊唱分獻官各就位各贊引引各分獻官至拜位各贊引退立于東西訖通贊

唱獻官就位贊引引獻官至拜位贊引退立於獻官東
西兩傍相向立訖通贊唱瘞毛血執事者奉毛血由廟
中門出四配東西哲由左右門出兩廡隨之瘞於坎遂
啟俎蓋通贊唱迎神舞生橫執其籥麾生舉麾唱迎神
樂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通贊
拜興平身獻官以下俱拜訖麾生偃麾樂止櫟啟通贊
唱奠帛行初獻禮奉帛者各奉帛執爵者各執爵贊引
詣獻官前唱詣盥洗所引獻官至盥洗所司盥者酌水
贊引唱搯笏獻官搯笏盥畢進巾贊引唱出笏獻官出
笏贊引唱詣酒罇所引獻官至酒罇所贊引唱司罇者
舉罇酌酒執爵者以爵受酒同捧帛者在獻官前行先
師帛爵由中門入四配帛爵由左門進各於神案之側
朝上立贊引隨引獻官亦由左門入唱詣至聖先師孔

子神位前麾生舉麾唱初獻樂奏甯和之曲擊祝作樂
贊引引獻官至神位前唱跪獻官跪唱搯笏獻官搯笏
捧帛者轉身西向跪進帛於獻官右獻官接帛贊引唱
奠帛獻官奠帛以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執爵
者轉身西向跪進爵于獻官右獻官接爵贊引唱獻爵
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贊引唱出笏獻
官出笏贊引唱俯伏與平身詣讀祝位讀祝者位設於
堂中香案前贊引引獻官至祝位麾生偃麾樂暫止讀
祝者跪取祝文退立於獻官之左贊引唱獻官并讀祝
者皆跪通贊隨唱眾官皆跪陪祭者皆跪訖贊引唱讀
祝讀祝者讀畢仍將祝文跪置於祝案上退堂西朝上
立贊引與通贊同唱俯伏與平身麾生舉麾不唱樂生
接奏在先未終之樂贊引唱詣復聖顏子神位前引獻

官至神位前唱跪搯笏獻官搯笏捧帛者跪於獻官右
進帛於獻官獻官接帛贊引唱奠帛獻官奠帛以帛授
接帛者奠於神位案上執爵者跪於獻官右進爵於獻
官獻官接爵贊引唱獻爵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
於神位前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俯伏興平身
贊引唱詣宗聖曾子神位前儀同復聖位通贊隨唱行
分獻禮各贊引詣各分獻官前同唱詣盥洗所各贊引
引各分獻官至盥洗所司盥者酌水贊引同唱搯笏各
分獻官搯笏盥洗畢進巾贊引同唱出笏各分獻官出
笏贊引同唱詣酒罇所引各分獻官至酒罇所同唱司
罇者舉罇酌酒各執爵者以虛爵受酒與捧帛者俱在
分獻官前行至堂及兩廡神案之側朝位立俟正廟贊
引唱詣述聖子思子神位前各贊引隨唱詣東哲神位

前各贊引引分獻官東哲由左門進詣神位前同唱跪
同唱搯笏獻官并分獻官搯笏東哲捧帛者轉跪於分
獻官右進帛獻官分獻官俱接帛贊引同唱奠帛獻官
分獻官獻帛以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捧爵者
轉身進爵如進帛儀餘儀俱同前贊引唱詣亞聖孟子
神位前各贊引隨唱詣西哲東廡西廡神位前各贊引
引各分獻官西哲東廡西廡各詣神位前同唱跪同唱
搯笏獻官并各分獻官搯笏東廡捧帛者轉身跪于分
獻官右亞聖西哲西廡捧帛者跪於獻官分獻官左進
帛獻官分獻官接帛贊引同唱奠帛獻官分獻官奠帛
以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捧爵者轉身進爵如
進帛儀獻官分獻官接爵贊引同唱獻爵獻官分獻官
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於各神位前贊引同唱出笏各

分獻官出笏贊引同唱俯伏興平身贊引同唱復位麾
生偃麾櫟啟樂止各贊引引各獻官至原拜位立執事
者亦隨至罇所立俟通贊唱行亞獻禮贊引詣獻官前
唱詣酒罇所引獻官至酒罇所贊引唱司罇者舉罇酌
酒各執爵以虛爵受酒前行至廟門如初獻儀贊引引
獻官由左門入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麾生舉麾
唱亞獻樂奏安和之曲擊祝作樂贊引引獻官至神位
前如初獻爵之儀行禮訖贊引引獻官如前出至原位
麾生偃麾櫟啟樂止通贊唱行終獻禮贊引引獻官并
執事者儀同亞獻麾生舉麾唱終獻樂奏景和之曲擊
祝作樂行禮復位俱如初惟執爵者不必出廟外俱在
廟兩旁立候徹饌麾生偃麾櫟啟樂止通贊唱飲福受
胙進福酒者捧爵進福胙者捧盤立於神位之東又令

一執事取正壇羊肩胙置於盤贊引唱詣飲福位飲福
乃讀祝位也又令二執事先立於廟內西旁贊引引獻
官至飲福位捧福酒捧福胙轉身向西立于獻官旁前
廟內二執事行于獻官西與捧爵者捧胙者相對立贊
引唱跪搢笏獻官跪搢笏進福酒者跪於獻官右進爵
于獻官贊引唱飲福酒獻官接酒飲訖西旁接福酒者
跪於獻官左接爵捧福胙者跪於獻官右進胙于獻官
贊引唱受胙獻官接胙訖西旁接福胙者跪於獻官之
左接胙由中門出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俯伏
興平身復位贊引引獻官至原拜位訖通贊唱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各官拜訖通贊唱徹饌麾生舉麾唱徹饌
樂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執事各于神位前將籩豆稍
移動復立於原位舞生直執其籥與翟同司節在東者

進立於東一班舞生之首舉節朝上分引舞生於甬道
 東西序立相向樂止麾生偃麾櫟啟舞止通贊唱送神
 麾生舉麾唱送神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通贊唱鞠躬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祝進帛者捧帛執事各詣神位前待讀祝者先跪取祝
 文捧帛者跪取帛轉身向外立通贊唱各詣瘞所捧帛
 祝者過訖贊引唱詣望瘞位各贊引引獻官陪祭官至
 瘞所贊引唱祝版一帛一段數至九段待焚訖樂盡麾
 生偃麾櫟啟樂止贊引通贊同唱禮畢
 月朔釋菜儀其日清晨執事者各司其事分獻官各官
 分列于大成門內監生排班俟獻官至通贊唱排班獻
 官以下各就位通贊唱班齊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詣獻官前唱詣盥洗所獻官盥手悅手訖引贊唱詣酒

罇所司罇者舉罇酌酒訖引贊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
 位前跪獻爵俯伏興平身執事者行事並同引贊唱詣
 復聖顏子神位前宗聖曾子神位前述聖子思子神位
 前亞聖孟子神位前儀並同十哲兩廡分獻官一同行
 禮畢引贊同唱復位引贊導獻官分獻官至原拜位立
 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王圻續通考是年十二月復幸學先是五月丁巳上謂
 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
 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以為孔
 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入孔
 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
 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于左右
 之言今朕有天下敬禮百神于先師之禮宜加尊重仲

質乃與儒臣定議上服皮弁服執圭詣先師再拜獻爵
後又再拜退易服詣彝倫堂祭酒司業博士助教進講
賜坐侍臣以次坐於東西講畢宣諭學官諸生而還明
日祭酒率學官上表謝恩己未遣官祭先師孔子以太
牢禮畢祭酒吳顒等升堂諸生受業乙丑上幸國子監
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以次講
畢上謂之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
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
生于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後世之人皆
欲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
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君臣可愧
矣卿等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成趨乎
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皋陶謨洪範親為

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怵悅遂賜宴竟日而還
丙寅祭酒吳顒率博士龔敷上表謝各賜羅衣二襲官
民生許恒等四百三十人各賜春夏布衣

闕里志洪武十五年太學成孔子以下去塑像設木
主

蕙田案此國學去塑像尚未行之天下也故
嘉靖間復行之

明史禮志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
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

王圻續通考洪武十七年議大成樂
春明夢餘錄洪武二十年罷武成廟獨尊孔子

蕙田案太公之功焉得與孔子並太祖此舉
可破千年黷祀之典

明史禮志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
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
縣如式製造

釋奠儀 一齋戒與祀帝王同一省牲牛一山羊五豕
九鹿一兔五一陳設正壇犢一羊一豕一登一釧二邊
豆各十簋簋各二帛一白色禮神制帛其設酒尊三爵
三篚一于壇東南南向祝文案一於壇西四配位每位
羊一豕一登一釧二邊豆各十簋簋各一爵三帛一篚
一十哲位東五壇豕一分五帛一篚一爵三位釧一
邊豆各四簋簋各一酒盞一西五壇陳設同東廡五十
三位共十三壇共豕一帛一篚一爵一每壇邊豆各四
簋簋各一酒盞四西廡五十二位共十三壇陳設同
一正祭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分獻官

陪祀官各就位贊引引獻官至盥洗所贊詣盥洗位搯
笏出笏引至拜位贊就位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贊四
拜通贊陪祭官同典儀唱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捧帛
爵詣各神位前贊引導遣官贊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
位前贊搯笏贊獻帛執事以帛進奠訖執事以爵進贊
引贊獻爵出笏贊詣讀祝位樂暫止跪傳贊眾官皆跪
贊讀祝讀祝官取祝跪於獻官左讀訖贊俛伏興平身
贊詣兗國復聖公神位前搯笏獻爵出笏詣鄒國宗聖
公神位前沂國述聖公神位前鄒國亞聖公神位前儀
並同前贊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執事以爵
獻於神位前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奏樂儀同亞獻樂
止典儀唱飲福受胙贊詣飲福位跪搯笏執事以爵進
贊飲福酒執事以胙進贊受胙出笏俛伏興平身復位

贊兩拜傳贊陪祀官同典儀唱徹饌奏樂執事各詣神位前徹饌樂止典儀唱送神奏樂贊引贊四拜傳贊陪祀官同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瘞位典儀唱望瘞奏樂贊引官贊詣望瘞位樂止贊禮畢一分獻官儀注分獻以翰林院修撰等官二員國子博士等官二員典儀唱分獻官陪祭官各就位各二拜候讀祝訖唱分獻官行禮贊引贊詣盥洗所贊搯笏贊出笏贊升壇贊詣神位前贊搯笏執事以帛進於分獻官奠訖執事以爵進於分獻官獻訖贊出笏贊復位亞獻終獻同典儀唱望瘞各詣瘞位樂止贊禮畢一祝文維洪武某年歲次 月朔 日皇帝遣具官某致祭於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

明薦以充國復聖公鄒國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鄒國亞聖公配尚享

明會典洪武二十九年駕幸太學行釋菜禮黜揚雄從

祀進漢董仲舒

明史禮志洪武二十八年以行人司副楊砥言罷漢揚雄從祀益以董仲舒

蕙田案會典及禮志年月不符存以俟考

明史太祖本紀洪武三十年十月乙未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

禮志三十年以國學孔子廟隘命工部改作其制皆帝所規畫大成殿門各六楹靈星門三東西廡七十六楹神廚庫皆八楹宰牲所六楹

春明夢餘錄京師文廟在城東北國學之左元太祖

置先聖廟于燕京以舊樞密院爲之成宗大德十年
京師廟成明太祖改爲北平府學廟制如故

明史禮志永樂初建廟于太學之東

春明夢餘錄永樂元年八月遣官釋奠仍改稱國子監
孔子廟尋建新廟於故址中爲廟南向東西兩廡丹墀
西爲廡所正南爲廟門門東爲宰牲亭神廚西爲神庫
持敬門門正南爲外門正殿初名大成殿

明史成祖本紀永樂四年三月辛卯朔釋奠於先師孔
子

王圻續通考永樂四年辛學禮部尙書鄭賜言宋制謁
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
四拜禮于是進視學儀注卽洪武中所定也

明會典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令合古制

蕙田案闕里志稱洪武五年去南京塑像此
仍舊未毀故也

十九年北京國子監既定其南監春祭命祭酒行禮稱
皇帝謹遣

明史禮志宣德三年以萬縣訓導李譯請命禮部考正
從祀先賢名位頒示天下

明會典正統元年刊定從祀名爵位次頒行天下

明史英宗前紀正統二年六月乙亥以宋胡安國蔡沈
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禮志正統三年禁天下祀孔子于釋老宮

明史禮志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裴侃言天下文廟惟
論傳道以列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敘彝倫顏子
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庭無繇子皙伯魚父也從祀廊

庶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況叔梁紇元已追封
啟聖王創殿於大成西崇祀而顏孟之父俱封公惟伯
魚子皙仍侯乞追封公爵偕顏孟父俱配啟聖王殿帝
命禮部行之仍議加伯魚子皙封號

蕙田案此止行之家廟未及國學及府州縣也

明會典正統八年追封元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
明史禮志正統八年慈利教諭蔣明請祀元儒吳澄大
學士楊士奇等言當從祀從之

蕙田案吳澄之祀罷於嘉靖九年

英宗前紀正統九年三月辛亥朔新建太學成釋奠於
先師孔子

景帝本紀景泰二年二月辛未釋奠於先師孔子

明會典景泰六年奏準以兩廡祭品儉薄增豕四隻棗
栗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形鹽五十斤南京國子監一
體增設

成化二年封董仲舒為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
安伯真德秀浦城伯

王圻續通考成化四年彭時奏謂漢晉之時道統無傳
所幸有專門之師講誦聖經以詔學者斯文賴以不墜
此馬融范甯諸人雖學行未純亦不得而廢

明史禮志成化十二年從祭酒周洪謨言增樂舞為八
佾籩豆各十二

祭酒周洪謨於成化十二年七月奏請加孔子封號
先儒羅從彥嘗曰唐既封先聖為王襲其舊號可也
加之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

既正南面之位宜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十邊十豆各增爲十二六佾之舞增爲八佾之舞且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祝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于兩階今舞羽居上而樂器居下非古制也宜令典樂者改正上命禮官議之於是尙書鄒幹言洪武中新建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故當時祭酒宋訥奉敕撰文有像不土繪祀以神主百年夷習乃革之語今北監所有塑像皆因元舊不忍撤毀耳以此觀之冕旒蓋因塑像之舊而邊豆佾舞之數則祖宗斟酌已有定式俱當仍舊惟佾舞居下則行太常寺考正之九月周洪謨又言孔子封號冕服邊豆佾舞等事禮部稱洪武年間太學止用神主塑像非聖朝之制臣以爲孔子之道不外禮樂今欲體孔子之道亦莫

先平禮樂唐開元中封孔子爲文宣王被以衮冕樂用宮縣樂既用天子之宮縣服必用天子之衮冕是唐之奉孔子者已用天子之禮樂矣今冕服既用天子禮而佾舞則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孔子周人當用周制其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非後世國王之王合無將十邊十豆增爲十二邊十二豆六佾之舞增爲八佾之舞器數既加則佾舞與冕服相稱而樂不爲缺矣準奏邊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佾通行天下

春明夢餘錄成化十三年閏二月丁丑釋奠初用八佾邊豆各十二

明會典成化二十二年二月朔當釋菜值上丁令以次日釋菜

闕里志弘治元年孝宗皇帝登極駕幸太學釋奠孔子以吏部尚書王恕言詔先師位加幣用太牢改分獻爲分奠

學士程敏政於弘治元年考正祀典疏略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於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繫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當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

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書厯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眾醜備於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嘉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以附會圖讖以至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傳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

五經卷之三十一
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
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
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
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
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慙先儒謂
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賊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
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
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邱儉
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
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
集解其大節蓋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要
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瘿之
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

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
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
其遺經若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
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
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
易以下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
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
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得以備經師
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
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
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
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尙友也臣
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

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至於鄭眾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尙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禡爵罷祀鄭眾盧植鄭元服虔范甯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後矣乞加封爵與左邱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白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遽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枨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于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阻孔子乃聖門之蝨螻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枨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枨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遽瑗林放五人旣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

而不舛於禮也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
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
之主張師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苟況揚雄實相
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
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
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并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
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尙有可議者
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語已多大
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
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
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
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
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
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
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
恐未若通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
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
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
案宋儒自周子以下凡人同列從祀而尙有可議者
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
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
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
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
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
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
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

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闕典或又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爲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教於學者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鄉老先生歿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得並列祀于學官最得禮意是年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況馬融王弼揚雄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在所當入命禮部會議於是尙書周經等僉言揚雄已黜於洪武時而薛瑄嘗與元儒劉因並欲從祀以大學士楊廷和謂其無所著述而止自餘皆有羽翼聖經之功宜仍舊從祀

蕙田案此疏當時雖未允行嘉靖九年所定實本於此

四年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奏十哲七十二子以及左氏以下二十二人其所當黜陟者先儒程子與熊去非已有定論但此外猶有不能無疑者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闕誠足以衛吾道如是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涪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其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厯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昔人

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乞敕陞時以上附宋諸賢之位斥澄以下從莽大夫之列不惟天下之公論允愜而於世道教化亦不爲無補矣

明史孝宗本紀弘治八年七月丁亥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禮志八年楊時從祀位司馬光之次

大學士徐溥等言諸儒從祀孔門非有功斯道不可然必取證于大儒之說斯可以合人心之公考程氏遺書及朱子伊洛淵源錄所載龜山楊氏行狀墓誌等文俱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固溫然無疾言遽色與明道程子相似方其學成而歸程子目送之曰吾

道南矣然則是道也豈易言哉自兩程子嗣孔孟不傳之統及門之士得以道見許者龜山一人而已蓋龜山一傳爲豫章羅氏再傳爲延平李氏以授朱子號爲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張氏上溯淵源而太極之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使天下之人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誥之非學詞華之非藝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崇宣之世京黼柄國躋王安石於配享位次孟子而頌其新經以取士僭聖叛經凡數十年龜山入朝首請黜其配享不令廟宣聖之廟庭廢其新經不令蠹學者之心術使天下之人知邪說之當息誠行之當距淫詞之當放則龜山衛道之功亦不可掩或有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之功則朱子謂龜山之出惟文定公之言

最公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胡文定亦曰
蔡氏焉能免之然則以出處見疑者未考之過也龜
山值洛學黨禁之餘指示學者以大本所在體驗之
功轉相授受而朱子得聞其指訣則見於何錡之書
朱子於理一分殊之論稱其年高德盛而所見益精
則見於西銘之跋要之無龜山則無朱子而龜山之
道非知德者殆未可輕議然則以著述見少者亦未
考之過也又案元史至正二十一年因杭州路照磨
胡瑜建言已將龜山與延平李氏文定胡氏九峯蔡
氏西山真氏俱加封爵列于從祀以世變不及徧行
天下此殆近於禮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然則親
講於龜山若文定私淑於龜山若朱張咸在侑食近
私淑於朱子若蔡真遠私淑於朱子若許吳亦在侑

食獨其師有傳道衛道之功可以繼往開來抑邪與
正者反不預焉揆之人心誠爲闕典考大儒之定論
參前代之故實伸弟子從師之義慰後學向道之心
以龜山躋于從祀宜合公論奉旨允行

蕙田案此議最爲允協

弘治九年增樂舞爲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

王圻續通考弘治十四年國子監管祭酒事禮部右
侍郎謝鐸言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顏曾思三
子配享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
理哉爲今之計莫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以顏路
曾皙孔鯉諸賢配享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
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吳澄親爲有宋之遺臣覲顏食
元之官祿名節埽地正宜律以春秋大義罷黜從祀

此前一事人雖屢言而未見施行此後一事臣亦嘗言而未蒙俞允每當奉祀對越之際輒起嘖嘖不安之心心所不安又不得不發之言耳

蕙田案兩議俱至嘉靖時行

武宗本紀正德元年三月甲申釋奠於先師孔子

闕里志嘉靖元年世宗登極駕幸太學

世宗本紀嘉靖九年六月癸亥立曲阜孔顏孟三氏學冬十一月辛丑更正孔廟祀典定孔子諡號曰至聖先師孔子

禮志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皙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廟廷紇及諸父從祀兩廡原聖賢之心豈安請於大成殿後別立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皙孔鯉

配之帝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諡號章服悉宜改正璁緣帝意言孔子宜稱先聖先師不宜稱王祀字宜稱廟不稱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毀籩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削止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罷林放蘧瑗等六人宜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從祀帝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疏陳易號毀像之不可帝怒謫階官乃御製正孔子祀典說大略謂孔子以魯僭王爲非甯肯自僭天子之禮復爲正孔子祀典申記俱付史館璁因作正孔子廟祀典或問奏之帝以爲議論詳正并令禮部集議於是御史黎貫等言聖祖初正祀典天下嶽瀆諸神皆去其號惟先師孔子如故良有深

意陛下疑孔子之祀上擬祀天之禮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雖擬諸天亦不爲過自唐尊孔子爲文宣王已用天子禮樂宋眞宗嘗欲封孔子爲帝或謂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而羅從彥之論則謂加帝號亦可至周敦頤則以爲萬世無窮王祀孔子邵雍則以爲仲尼以萬世爲王其辨孔子不當稱王者止吳澄一人而已伏望博考羣言務求至當時貫疏中言莫尊於天地亦莫尊於父師陛下敬天尊親不應獨疑孔子王號爲僭帝因大怒疑貫借此以斥其追尊皇考之非詆爲奸惡下法司會訊褫其職給事中王汝梅等亦極言不宜去王號帝皆斥爲謬論於是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眞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今宜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

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遵聖祖首定南京國子監規制製木爲神主仍擬大小尺寸著爲定式其塑像卽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國初舊制十邊十豆天下各學八邊八豆樂舞止六佾凡學別立一祠中叔梁紇題啟聖公孔氏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至從祀之賢不可不考其得失申黨卽申棖釐去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罷祀林放蘧瑗盧植鄭眾鄭元服虔范甯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宜增入命悉如議行又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初洪武時

司業宋濂請去像設主禮儀樂章多所更定太祖不允
成弘問少詹程敏政嘗謂馬融等八人當斥給事中張
九功推言之并請罷荀況公伯寮遠瑗等而進后蒼王
通胡瑗爲禮官周洪謨所卻而止至是以摠力主眾不
敢違毀像蓋用濂說先賢去留略如九功言其進歐陽
修則以濮議故也明年國子監建啟聖公祠成從尙書
李時言春秋祭祀與文廟同日邊豆牲帛視四配東西
配位視十哲從祀先儒程珦朱松蔡元定視兩廡輔臣
代祭文廟則祭酒祭啟聖祠南京祭酒於文廟司業於
啟聖祠遂定制殿中先師南向四配東西向稍後十哲
閔子損冉子雍端木子賜仲子由卜子商冉子耕宰子
子冉子求言子偃顓孫子師皆東西向兩廡從祀先賢
澹臺滅明必不齊原憲公冶長南宮适高柴漆雕開樊

須司馬耕公西赤有若琴張申棖陳亢巫馬施梁鱣公
皙哀商瞿冉孺顏辛伯虔曹恤冉季公孫龍漆雕哆秦
商漆雕徒父顏高商澤壤駟赤任不齊石作蜀公良孺
公夏首公肩定后處鄒單奚容蒧父黑顏祖榮旂秦
祖左人郢句井疆鄭國公祖句茲原亢縣成廉潔燕伋
叔仲噲顏之僕邾奚樂欬公西輿如狄黑孔忠公西蒧
步叔乘施之常秦非顏噲先儒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
伏勝高堂生孔安國毛萇董仲舒后蒼杜子春王通韓
愈胡瑗周敦頤程顥歐陽修邵雍張載司馬光程頤楊
時胡安國朱熹張栻陸九淵呂祖謙蔡沈眞德秀許衡
凡九十一人

王圻續通考嘉靖九年釐正祀典撤去塑像至聖先師
孔子神位木主高二尺三寸七分闊四寸厚七分座高

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朱地金書四配神位木主各高一尺五寸闊三寸二分厚五分座高四寸長六寸厚二寸八分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止稱先賢某子神位木主各高一尺四寸闊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左邱明以下稱先儒某子神位木主各高一尺三寸四分闊二寸三分厚四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俱赤地黑書

明會典嘉靖九年令南京國子監祭用十籩十豆樂舞各止六佾凡六品以下官不陪祭者先一日赴廟瞻拜其內臣降香亦罷

明世宗正孔子祀典說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焉昨輔臣少傅張璠再疏請正其號稱服章

等事已命禮部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號與服章二事所關者重不得不為言之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明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元宗乃薦諡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諡為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自為亂賊之徒是何心哉又我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於學不許祀於釋老之宮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籩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豈無望於後人哉亦或當時創制未暇歟至我皇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蓋不忍毀

之也又至我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籩豆
用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祀天之禮也夫孔子設或在
今肯安享之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祀天之禮
乎果能體聖人之心決當正之也至於稱王賊害聖人
之甚孔子昔日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
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既以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
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配於堂上顏路曾皙孔鯉
以父而從列於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食於下乎此所
謂名不正者焉皆由綱領一紊而百目因之以隳耳今
也不正滋來世之非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
內離外叛可勝言哉

正祀典申說朕惟爲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終始生
死以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朱

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
改也少有可變豈可待之三年大抵成法固不可改
其于一切事務不可不急於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
可與匹夫相爭辨斯世斯時卻不得不辨也昨所命
議正孔子之祀典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
子之謚號自唐元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
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
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不敢擁虛名
以示尊崇之意可知矣林甫之請元宗之加意必有
爲林甫之爲臣何等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
元宗歟元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
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元宗之封謚孔子何
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

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蓋此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王公之王也由是武宗假託之而加謚宋徽宗薦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況以諸侯王而薦天子之服章誣之甚也至于雕塑之像不知孔門弟子即孔子死時而造之且如一人自是一人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曰此是孔子像也殊不知其實是土木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已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佾之舞十二俎豆又僭禮之甚也決所當正

願氏炎武月知錄曰理宗寶慶三年進朱熹遺稿元年進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景定二年進張栻呂祖謙度宗咸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惟程子之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註易本義詩傳及蔡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者爾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書記抑又次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之作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呢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夫

以一事之暇而廢傳經之祀則幸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亦不當列於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末流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貞觀之制乎又云嘉靖之從祀進歐陽修者為大禮也出於在上之私意也進陸九淵者為王守仁也出於在下之私意也與宋人之進荀楊韓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章道也

明會典啟聖祠嘉靖九年令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啟聖公祠中祀叔梁紇題稱啟聖公孔氏之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之位程瑀朱松蔡元定從祀俱稱先儒某氏之位每歲仲春秋上丁日遣國子監祭酒行禮南監司業行禮

劉蒞四賢從祀奏浙江布政使司金華府知府等官劉蒞等奏昔孟軻氏歿吾道絕學周程張朱始續其傳朱熹之門黃幹乃其巨擘也熹臨終悉以深衣幅巾及平生遺書付之曰吾道之託盡在子矣若然則

繼朱熹者非黃幹乎幹為臨川令婺州金華人何伯
慧適為縣丞因命其子何基師事焉告以聖賢之學
悚惕受命于是因黃幹之言明朱熹之旨精義新意
愈出不窮然則繼黃幹者非何基乎一傳而得同郡
王柏盡探何基之祕而師道為之再盛然則繼何基
者非王柏乎再傳而得同郡金履祥造詣益邃益然
春融怡然冰釋訓迪後學誨切無倦觀其所充拓所
論著蓋親得何王之傳而並擴之然則繼王柏者金
履祥也又傳而得同郡許謙致遠鉤深以聖人為準
的旁搜博採以義理為折衷蓋盡得何王金之蘊而
益充之然則繼履祥者許謙也是四子者皆親接黃
幹之傳以上續朱熹之統寥寥三百年餘未從孔門
之祀成化間按察司僉事辛訪亦嘗具奏未蒙準行

議者曰羽翼斯道莫如著述何基所著大學中庸發
揮大傳易啟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王柏所著讀
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書疑詩解說讀
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几圖魯經
章句論語孟子通旨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地理考
墨林考帝王歷數等書金履祥所著有論孟考證補
集註之所未備通鑑前編多先儒之所未發其他如
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等書皆發
明聖道裨益程朱不少臣又嘗聞之朱子翼道之功
李侗實啟之從彥實傳之今楊時既列從祀而從彥
李侗不與則是曾元享祀而祖禰不與也臣望陛下
隆重儒先紹續道統乞敕多官會議將羅從彥李侗
黃幹何基等七人加其封爵俾之從祀使其不至淪

沒則聖道有光治道增重

蕙田案此疏上而不行故無年月可稽考蒞傳知金華時適當劉瑾敗後則亦嘉靖初年也而九年釐正祀典竟未之及觀其所議於朱子之後學脈源流最有關係附見於此以俟論定

明史禮志聖師之祭始於世宗奉皇師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王九聖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向每歲春秋開講前一日皇帝服皮弁拜跪行釋奠禮用羹酒果脯帛祭於文華殿東室初東室有釋像帝以其不經撤之乃祀先聖先師自爲祭文行奉安神位禮輔臣禮卿及講官俟行禮訖入拜先是洪武初司業宋濂建

議欲如建安熊氏之說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堯舜禹湯文武以次列焉秩祀天子之學則道統益太祖不從至是世宗倣其意行之十六年移祀於永明殿後行禮如初其後常遣官代祭隆慶初仍於文華殿東室行禮

明會典嘉靖九年初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凡十一位 一前期一日太常博士捧祝版於文華殿上填御名訖捧出 一正祭日早太常寺進邊豆祝帛陳設畢候上至行禮 一陳設每位銅一邊豆各二禮神制帛一色白 一正祭是日上具皮弁服由文華殿出內贊對引官導上至拜位奏就位上就御拜位內贊導上至伏羲氏前奏摺圭奏上香訖詣各神位前俱奏上香訖奏出圭奏復位上復位奏再拜訖讀祝

官啟祝跪內贊奏跪上跪贊讀祝訖奏俯伏興平身讀
祝官安祝退奏再拜訖贊焚祝帛上退拜位之東立捧
祝帛官出門奏禮畢內贊對引導上出還宮 一祝文
維年月朔日皇帝御名謹告於先聖先師暨周公孔子
曰予惟後學之資必賴先聖遺集以爲進修茲於明日
春開講學伏惟默運神機覺我後學俾誠正之功不替
庶治平之至可臻而聖道永有濡民之惠矣特用奠告
惟聖師鑒焉

春明夢餘錄嘉靖十年以釐正祀典服皮弁謁廟用特
牲奠帛行釋奠禮迎神送神各再拜樂三奏文舞六佾
配享從祀及啟聖祠分奠用酒脯亦遣官致祭於南監
及闕里從大學士張璁議也

明史世宗本紀嘉靖十二年三月丙辰釋奠於先師孔

子

世宗實錄嘉靖十九年禮部覆薛瑄從祀議從祀之
典崇德報功自漢以來大儒從祀代不乏人正統間
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元吳澄從祀弘治間以宋
楊時從祀嘉靖九年又以宋陸九淵從祀而累朝諸
臣俱嘗請以本朝禮部侍郎薛瑄從祀案瑄山西河
津縣人年甫幼學一見濂洛之書歎曰此學道之正
脈也卽焚棄詞賦以程門居敬窮理爲學之法以孟
子復性爲學之功由壯至老造詣純篤蓋見于大學
士李賢尙書彭韶國子監丞閻禹錫等所撰行狀碑
文者如此瑄所著有讀書錄十卷今觀其書格言要
論發明理道每有新得非體認密切踐履真實者不
能至於立朝行己風概卓絕有功名教可謂豪傑之

三禮通考卷一百一
三
崛興聖門之宗裔矣若朝廷特加褒顯進之從祀誠足以慰眾論之公彰聖朝之美也然或者之論以爲前代所定從祀必求傳釋六經之人先年亦嘗下儒臣議薛瑄從祀然卒鮮有成議者以罕所著述疑之也臣等切惟求士於漢唐之世聖學榛塞固當專錄其釋經之功自有宋諸儒繼出理學大明之後世之儒者雖論述罕傳似當特取其履行之實惟是侑坐孔庭受職嘉享事重禮殷其選不得不慎臣等謹案漢法有大事中朝逮文學掌故皆以其議上號爲近古今祀典重事必下廷議集眾思斯於事體爲得奉旨著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國子監堂官人各上議諸臣議上謂當祀者二十三人謂姑緩者二人謂不必祀者郭希賢一人禮部覆議薛瑄從祀

始見請於臺章繼詳延於廷議集眾之詞無或疵議而庶子童承敘謂程朱高弟如羅從彥李侗尹焞黃幹尚未得祀近時儒者如吳與弼胡居仁陳獻章亦應從祀舍彼取此似爲未徧贊善浦應麒亦曰俟之後世二臣之言無非以論必久而後定故聚訟之議不嫌異同此慎重祀典之意也臣等惟薛瑄之造詣其視宋儒雖若有間然實爲本朝理學之倡必若從祀無以踰瑄若與弼諸人亦皆爲一時士論之所推許但時同地近臣等難以軒輊決擇於其間矣夫眾言折諸聖人議禮本諸天子伏乞特賜睿斷以垂式萬世又看得尙書霍韜奏內欲將宋臣司馬光陸九淵議黜從祀夫司馬光平生所學惟是濮王之議失父子之倫委爲昧禮若其公忠鯁亮勳業偉俊爲宋

禮志卷三十一
一代名臣無問賢不肖皆知尊信似未可以一膏病之陸九淵資稟高明見道超悟據其學術論議當在薛瑄之右今議進瑄則九淵似難遽罷臣等又看得司直呂懷奏內欲將道統正傳皆欲進廟堂系四配之下夫十哲四科之賢親受聖教者也濂洛諸儒似難越居其上合照舊祀嘉靖十九年三月初五日奉旨聖賢道學不明士習趨流俗朕深有感焉薛瑄能自振起誠可嘉尙但公論久而後定宜俟將來司馬光陸九淵從祀與四配等位次具歷代秩祀又經太祖欽定照舊不許妄議

蕙田案霍韜議黜溫公爲大禮也其心術無

往而非私矣

穆宗本紀隆慶元年八月癸未朔釋奠於先師孔子

禮志隆慶五年以薛瑄從祀

王圻續通考先是戶科給事中魏時亮於隆慶元年十月請錄真儒以彰道化薛瑄陳獻章王守仁均得聖學真傳宜從祀孔廟先是給事中趙軌御史周弘祖請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御史耿定向亦請以故新建伯兵部尙書王守仁從祀下禮部議覆五年十三道御史馬三樂等交章請以薛瑄從祀於是命瑄從祀神主序于先儒呂祖謙之下祭酒馬自強以從祀告於先師孔子行釋菜禮通行天下學校神宗本紀萬曆四年八月壬戌釋奠於先師孔子禮志萬曆中以羅從彥李侗從祀十二年又以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從祀

沈鯉議從祀疏臣等哀集眾論較量其間預廷議者

共四十一人除註有原疏外內註胡居仁從祀者二
十五人註王守仁陳獻章者俱十五人蔡清五人羅
倫二人呂柟一人居仁則仍有專舉且無疵議及臣
等考其生平與其論著亦大都淵源孔孟純粹篤實
一時名士皆極口稱上比於薛瑄而次其論著與瑄
之讀書錄並傳焉斯其為孔子之徒已彰明較著有
歸一之論矣至如守仁之學在致良知獻章之學在
于主靜皆所謂豪傑之士但預議諸臣與之者僅十
三四不與者已十六七甲可乙否殊未有歸一之論
以稱上意指臣等請暫緩之以少俟公論之定而徐
議於後似亦未晚至如蔡清羅倫章懋黃仲昭陳真
晟呂柟羅欽順鄒守益中間或未有專祀者亦望推
廣德意專祀於鄉通候論定之日另議從祀

萬曆二十三年以宋周敦頤父輔成從祀啟聖祠又定
每歲仲春秋上丁日御殿傳制遣大臣祭先師及配位
其十哲以翰林官兩廡以國子監官各二員分獻每月
朔及每科進士行釋菜禮司府州縣衛學各提調官行
禮牲用少牢樂如太學京府及附府縣學止行釋菜禮
明會典配哲從祀牌位 四配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
聖子思子亞聖孟子 十哲先賢閔子先賢冉子先賢
端木子先賢仲子先賢卜子先賢冉子先賢宰子先賢
冉子先賢言子先賢顓孫子 東廡先賢澹臺滅明原
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巫馬施顏辛曹卹
公孫龍秦商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容蒧
顏祖句井疆秦祖縣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
公西藏顏之僕施之常秦鉉申棖顏噲先儒穀梁赤高

堂生毛萇后蒼杜子春韓愈程顥邵雍司馬光胡安國
楊時張栻陸九淵許衡舊有堂邑侯顏何蘭陵伯荀况彭城伯劉向司
空王肅司徒杜預今黜中牟伯鄭眾良鄉伯盧

植榮陽伯服虔今改祀於鄉萊蕪侯
曾點泗水侯孔鯉改入啟聖祠從祀西廡先賢宓不齊公冶長公

皙哀高柴樊須公西赤梁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

漆雕哆商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鄒單罕父黑榮旂

左人郢鄭國原亢廉潔叔仲會公西輿如邾異陳亢琴

張步叔乘先儒左邱明公羊高伏勝孔安國董仲舒王

通周敦頤歐陽修張載程頤胡瑗朱熹呂祖謙蔡沈真

德秀薛瑄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舊有壽張侯公伯寮新息侯秦
冉考城伯戴聖岐陽伯賈逵扶

風伯馬融任城伯何休偃師伯王弼今黜內黃侯邊伯王長山侯林放高密侯鄭
玄新野伯范甯臨川郡公吳澄今改祀於鄉曲阜侯顏無繇改入啟聖祠從祀淄
川侯申黨節申
楨今革存楨

蕙田案配享從祀代有損益必各隨時世編

輯乃便稽考此會典所載神位蓋嘉靖釐正

以後隆慶復增薛文清萬曆復增陽明白沙

敬齋會典綜其全局載于洪武二十六年釋

奠儀之下而王圻續通考承用之於是有先

得列名後復議祀者有前本無名後復議黜

者四配之父先列之啟聖祠而後復有以明

倫為言者甚則薛王陳胡俱見諸洪武祀典

不已舛乎

王圻續通考萬曆四十一年提學僉事熊尙文請祀宋

儒羅從彥李侗禮部覆以程朱擬孔孟謂孔有曾思而

後孟子接其傳程得羅李而後朱子衍其緒羅李之功

與曾思等宜將二賢列宋儒楊時之下入廟從祀詔從

之

明史熹宗本紀天啟五年三月甲寅釋奠於先師孔子

莊烈帝紀崇禎二年春正月丙子釋奠於先師孔子
春明夢餘錄崇禎六年辛巳八月復行釋奠禮

十四年八月諭朕覽我聖祖命儒臣纂輯五經四書大
全其中作述傳註引證等項惟宋儒周子兩程子朱子
張子邵子爲多可見理學大明于宋而周程諸子大有
功於聖門然與周秦漢唐諸儒並稱先儒竊爲不安部
議周程六子宜稱先賢並請漢儒董仲舒隋儒王通俱
稱先賢且宋從祀至十八人今止四人爲太少宜以吳
與弼羅倫蔡清陳真晟陳琛呂柟王艮章懋羅洪先鄧
元錫顧憲成等令候旨行

明史莊烈帝紀崇禎十四年八月辛酉重建太學成釋
奠於先師孔子

表忠記十四年國學新修帝再臨視時真人張應京

從請坐大學士蔣德璟議斥不許

禮志崇禎十五年以左邱明親授經於聖人改稱先賢
并改宋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亦稱先賢位七十子下
漢唐諸儒之上然僅國學更置之闕里廟廷及天下學
宮未遑頒行也

右明

蕙田案孔廟配享之典顏子定於三國魏正
始二年曾子定於唐睿宗太極元年子思定
於宋度宗咸淳三年孟子定於宋神宗元豐
七年其從祀七十子定於後漢明帝永平五
年左公穀及漢魏以後釋經諸人定於唐太
宗貞觀二年周程張先賢定於宋理宗端平
二年其間進退升降遞有遷改求其義旨大

約有二一曰傳道一曰傳經然有經與道合者有經與道分者夫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我孔子孔子刪定纂修集羣聖之大成聖人之門若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皆經與道合者也自七十子沒而微言絕大義乖先王之道幾於墜地賴有伏生高堂毛鄭孔賈諸儒抱殘守缺以傳于後其功不可泯沒而其間如董江都文中子韓昌黎則又能稍窺大道之要皆得並列祀典此則經與道分矣夫道與經無可分之理然當時會遷流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逮乎前朝或以真儒碩學不見著作爲疑或以註疏專家不修實行被黜其意似欲強而合之然不

如明嘉靖時禮臣之議謂求士於漢唐之聖學榛蕪固當專錄其釋經之功自有宋諸儒出理學大明雖議論罕傳自當特取其履行之實爲篤論也今據其說而詳考宋元明諸儒其不愧傳道之列者宋則周元公崛起數千載之後上接鄒魯而二程張邵朱子相繼而興其淵源所在程子之門則由楊龜山時羅仲素從李延平侗而遞傳於朱子朱子之門由黃勉齋幹何文定基王文憲柏金文安履許文懿謙而遞傳於方正學謙皆一線之宗派若夫薛文清瑄振起於河汾王文成憲倡道于姚江顧端文憲高忠憲攀集成於東林皆真修實悟以道統爲已任而詣極最

高其他宋之胡安定瑗陸文安淵張南軒栻

呂成公祖謙真西山德秀蔡季通元定仲默沈元之

許魯齋衡明之曹靖修端吳康齋與胡敬齋

居陳白沙章羅文恭洪劉念臺宗周皆一代真

儒潛心正學今觀祀典所載精求博議蓋亦

極其矜慎然或以代近而公議未孚或以後

起而推崇未及蓋有之矣若夫名臣如司馬

歐陽固當酌祀於帝王之廟而不必以頒宮

之俎豆為定論也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二十一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二十一

內廷儀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蕡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景曾

李太僕總督魏都御史柯城方觀承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憲

吉禮一百二十一

祀孔子

春秋哀公十六年左氏傳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注仲尼既告

卒者魯之君臣崇其聖德殊而異之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必有誤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

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

父無自律注憇且也屏蔽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疏鄭眾曰誄

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誄此傳惟說誄辭不言作誄傳記羣書皆不言孔子之誄

蓋惟誄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而賜之命且不為之誄故書傳無稱焉至漢王莽

輔政尊尚儒術封孔子後為褒成侯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君明是舊無諡也鄭

元禮註云尼父因且字以為之諡謂諡孔父為尼父鄭元錯讀左傳云以字為諡

遂復妄為此解

禮記檀弓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二十一祀孔子

鳴呼哀哉尼父

注誄其行以為謚也言孔子死無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

欽定義疏有誄而不謚者如哀公之誄尼父是也有誄

而謚者如衛之謚貞惠文子是也謚必兼誄而誄不

必兼謚鄭謂誄其行以為謚似未必然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

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

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甌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木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入各持其方

樹來種之其樹作粉維離女貞五味菟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

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

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

素隱曰謂孔子

所居之室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後後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

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

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

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

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

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

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右周

漢書高祖本紀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

牢祀孔子

邱氏濬曰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晉書禮志昔武王入殷未及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蓋追

思其德也孔子以大聖而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

帝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漢書儒林傳元帝卽位徵霸以帝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

史記孔子世家正義括地志云漢封夫子十二代孫忠爲褒成侯生光爲丞相封侯平帝封孔霸孫莽二千戶爲褒成侯後漢封十七代孫志爲褒成侯魏封二十二代孫羨爲崇聖侯晉封二十三代孫震爲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代孫爲崇聖大夫孝文帝又封三十一代孫珍爲崇聖侯高齊改封珍爲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爲紹聖侯皇唐給復二千戶封孔子裔孫孔德倫爲褒聖侯也

成帝本紀綏和元年二月癸丑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而祭祀

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爲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爲公及周承休侯皆爲公地各百里

文獻通考梅福上書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

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
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
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
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
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
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
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
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
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
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
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
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
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

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
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
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
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
嘉公

蕙田案紹嘉侯之封雖曰繼殷之後其實亦
是奉孔子也觀梅福之言曰今陛下誠能據
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
匡衡之言曰禮記孔子曰某殷人也先師所
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意可知也故文獻
通考載之於褒贈先聖先師門內而愚於是
編亦附其內云

平帝本紀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奉其祀

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邱氏濬曰案此後世尊崇孔子之始夫平帝之世政出王莽發偽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美而可以節惠立謚者哉然則不加謚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

後漢書鍾離意傳注意別傳曰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叁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劔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床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伯問果服焉

右漢

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五年二月壬申封殷後孔安為

殷紹嘉公

注成帝封孔吉為紹嘉公安即吉之裔也

冬十月還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

蕙田案此遣官祀闕里之始

十三年二月庚午以殷紹嘉公孔安為宋公

十四年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後志為褒成侯

注平帝封孔均為褒成侯志均

也子

馬氏端臨曰西漢時孔氏之裔侯者二人紹嘉侯奉殷後也褒成侯奉孔子之後也建武中興襲爵如故紹嘉之後不知所終褒成之後則志卒子損嗣至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尊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元嗣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時再襲封世世不絕

明帝本紀永平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

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注漢春秋曰帝時升廟立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

進爵而後坐

冊府元龜永平十五年帝東巡過魯幸孔子宅祠仲

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帝

自制五經要說章句令桓郁較定於宣明殿其後帝

親於辟雍自講所著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帝

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子者商也又問郁曰

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

學方起帝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

邱氏濬曰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章帝本紀元和二年二月丙辰東巡守三月己丑進幸

魯庚寅祀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

孔男女帛

東觀書曰祠禮畢命儒者論難

孔僖傳元和二年二月帝東巡守還過魯幸闕里以太

牢祀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

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僖自陳謝帝曰今

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

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

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

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

安帝本紀延光三年春二月東巡守三月戊戌祀孔子

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

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

五禮通考卷三十一 祀孔子

闕里志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犬酒值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

後漢置百石卒史詔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六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刪述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贊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犬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元辭對故事辟雍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口口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為宜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為漢制作先世所尊祠

用眾牲長吏備爵今欲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于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犬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慙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常用者選年卅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引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卅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引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脩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

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為宗所歸除蘇補名狀如牒
平惶恐叩頭死罪上司空府讚曰巍巍大聖赫赫彌
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鮑豐字文公上黨
屯留人政教稽古若重規矩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
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
石吏舍功垂無窮於是始

靈帝建甯二年詔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
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夫子碑建甯二年三月癸
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言
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弘
德政恢崇一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以建甯元年到官行秋享飲酒泮宮畢
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座仰瞻榱桷俯視几筵靈所憑

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俸錢修
上案食醢具以敘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以
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立制
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曜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
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修定禮義臣以
為素王稽古德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
祭畢即歸國臣伏見臨辟雍日祠孔子以太牢長吏
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為社立稷而祀
皆為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
益於民矧乃孔子立德煥炳光於上下而本國舊居
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
耿耿情所思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
供禮祀餘昨賜先生執事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上言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府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承敝遭衰黑不代倉轍環應聘歎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諱同應主為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鉤河擿洛卻揆未然巍巍蕩蕩與乾比崇

右東漢

三國魏志文帝本紀黃初二年春正月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棲棲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茲可謂

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長者也以遭天下大亂百祀隳廢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代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命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晉書禮志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

魏志崔林傳林為司空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祀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為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傳祇以春秋傳言立

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為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為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於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以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

右三國魏

晉書武帝本紀泰始三年十二月徙宗聖侯孔震為奉聖亭侯
禮志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宗聖侯孔震為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宋書禮志晉明帝大甯三年詔給事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祀孔子祭直如太始故事

晉書孝武帝本紀太元十一年秋八月庚午封孔靖之為奉聖亭侯奉宣尼祀

宋書文帝本紀元嘉十九年十二月丙申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干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後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為營造依舊給祠直令四時享祀闕里往經寇亂饜校殘毀并下魯郡修復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邱隴禁其芻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荆棘弗翦可蠲墓側數戶以掌灑埽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灑埽并種松栢六百株

五禮集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孝武帝本紀 孝建元年十月戊寅詔曰仲尼體天降德
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
司失人用闕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
事未克就國難頻深衷剪奮勵實憑聖義大教所敦永
惟兼懷無忘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壇
厚給祭秩

禮志 文帝元嘉八年奉聖亭侯有罪奪爵至十九年又
授孔隱之隱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
孔惠雲為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
孔邁為奉聖侯邁卒子莽嗣有罪失爵

齊書武帝本紀 永明七年二月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
極白天發輝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
於當年道深於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邱

夷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饗嘗乏主前王敬仰崇修
寢廟歲月亟流鞠為茂草今學敦興立實稟淇規撫事
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壇量給祭秩禮同
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紹繼

明帝本紀 永泰元年三月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
哲弘厥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立人斯仰
忠孝攸出元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祧薦靡
闕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委替俎豆寂寥
牲奠莫舉豈所以克昭盛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
典詳復祭秩使牢餼備禮欽饗兼申

梁書武帝本紀 天監四年六月庚戌立孔子廟
敬帝本紀 太平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曰夫子降靈體詰
經仁緯義允光素王載闡元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

倦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禮作樂道冠羣后雖泰山頽
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皇圖屯阻祀薦
不修奉聖之門嗣續殲滅敬神之寢簠簋寂寥永言聲
烈實兼欽愴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聖後并繕廟堂
供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舊

陳書廢帝本紀光大元年十二月庚寅以兼從事中郎
孔英哲爲奉聖亭侯奉孔子祀

北魏書世祖本紀太平眞君十一年九月興駕南伐十
有一月至於鄒山使使百以太牢祀孔子

禮志世祖南征至魯以太牢祭孔子

顯祖皇興二年以青徐旣平遣中書令兼太常高允以
太牢祀孔子

冊府元龜皇興二年以青徐平詔中書令高允兼太常
至兗州以太牢祭孔子廟帝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
辭也

北魏書高祖本紀延興二年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
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
賓廟隔非所致令祀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
淫進非禮殺牲鼓舞倡優媒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
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
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
常禮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時致敬令肅如也牧司之
官明糾不法使禁令必行

太和十三年七月立孔子廟於京師

蕙田案此京師立孔廟之始

十六年二月丁未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諡孔廟

禮志太和十六年二月癸丑帝臨宣文堂引儀曹尚書劉昶鴻臚卿游明根行儀曹事李韶授策孔子崇文聖之諡於是昶等就廟行事既而帝齋中書省親拜祭於廟

邱氏濬曰案有司薦享始于此前此但云釋奠而未嘗言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

蕙田案此即十三年所立京師之廟邱氏不深考遂以為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耳

高祖本紀十九年四月庚申行幸魯城親祠孔子廟辛酉詔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為官如徐州又詔選諸孔示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又詔兗州為孔子起園栢修飾墳隴更建碑銘褒揚聖德又獻通考後魏封孔子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

孝文太和十九年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

北齊書文宣帝本紀天保元年六月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以時修治廟宇務盡褒崇之至遣使人致祭孔父

文獻通考北齊改封三十一代孫為恭聖侯後周武帝平齊改封孔子後為鄒國公

北周書宣帝本紀大象二年三月丁亥詔曰盛德之後是稱不絕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載弘儒業式敘彝倫至如幽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故以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歷服膺教義眷言洙泗懷道滋深且褒成啟號雖彰故實旌崇聖績猶有闕如可追封為鄒國公邑數準舊并立後承襲別於京師置廟以時祭享

文獻通考隋文帝仍舊封孔子後為鄒國公煬帝改封為紹聖侯

右南北朝

右隋

唐書禮樂志高祖武德九年封孔子之後為褒聖侯闕里志武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詔曰宣尼以大聖之德天縱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倫資其教義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氏馭歷魏室分區爰及晉朝暨於隋氏咸相尊尚用存享祀朕欽若前王憲章故實親師宗聖是所庶幾存亡繼絕仰推通典可立孔子後為褒聖侯以隋故紹聖侯孔嗣衍嫡子德倫為嗣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一年七月丙午給兗州孔子廟戶二十以奉享

禮樂志貞觀十一年尊孔子為宣父作廟於兗州給戶二十以奉之

文獻通考貞觀十一年封孔子裔德倫為褒聖侯

舊唐書高宗本紀乾封元年正月甲午次曲阜幸孔子廟追贈太師增修祠宇以少牢致祭

闕里志乾封元年正月車駕發泰山至曲阜親幸祠廟詔曰朕聞德契機神盛烈光於後代化成天下元功被於庶物魯大司寇宣尼父孔某資大聖之才屬衰周之末思欲屈己濟俗引道佐時歷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而永歎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鴻業於一時昭景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曆祇奉璿圖憲章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於海內行大道於天下遂得八表乂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備樂和展

采東巡回輿西土途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荒區願爲
師友瞻望幽墓思承格言雖殿寢荒蕪舊基尙在靈廟
空寂徽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若孔子者也微
禹之歎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贈太師庶年代雖遠
式範令圖景業維新儀刑茂實其廟宇傾頽者宜更加
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既承允
嗣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宜免賦役
冊府元龜咸亨元年五月詔曰諸州縣孔子廟堂有破
壞并先來未造者遂使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零深
非敬本宜令所司速事營造
唐書禮樂志武后天授元年封周公爲褒德王孔子爲
隆道公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爲隆道公采邑以奉歲
祀子孫世襲聖侯

舊唐書禮儀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封隆道公諡曰
文宣

太極元年正月詔孔宣父祠廟令本州修飾取側近三
十戶以供灑埽

玄宗本紀開元十三年十一月丙申幸孔子宅遣使以
太牢祭其墓給復近墓五戶

冊府元龜十三年親設奠祭詔曰孔宣父誕聖自天垂
範百代作王者之師表開生人之耳目朕增封岱嶽迴
鑾泗濱思闕里之風想雩壇之詠述矣遺烈慨然永懷
式遵祀典用申誠敬宜令禮部尙書蘇頲以太牢致祭
仍令州縣以時祀享復近墓五戶長供灑埽

玉海古者惟功臣與祭大烝未聞弟子從祀於師也
自建武祠七十二子於孔廟然亦不出闕里也貞觀

末加以左卜諸儒從祀太學而武成王之祠亦倣而為之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而州縣學宮咸有從祀矣

文獻通考德宗建中三年以文宣王三十七代孫齊卿為兗州司馬襲文宣王

憲宗元和四年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昉為兗州參軍

十三年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晔襲文宣王

武宗會昌二年以文宣王三十九代孫榮為國子監丞襲文宣王

右唐

五代史周本紀太祖廣順二年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祠孔子

冊府元龜廣順二年五月親往兗州辛未遣端明殿學士顏行往曲阜祀文宣王廟六月己酉幸曲阜謁孔子祠既畢其所奠金器銀鑪十數事留於祠所以備享獻遂幸孔林拜孔子墓墳側有石壇是唐朝封禪迴謁孔子之壇二百餘年間絕東封之禮洙泗之上無復鑿和之音帝以武功之餘枉車致敬尊師重道不亦優乎文獻通考廣順二年六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前曲阜縣令孔仁玉復為曲阜縣令仍賜緋魚袋以亞聖顏淵裔孫顏涉為曲阜縣主簿仍敕兗州修葺祠宇墓側禁樵採時車駕親征兗州初平遂幸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即拜奠於祠前胡氏寅曰人為諂諛趨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大聖

途之人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乎堯舜卒伍一且為帝王而以異代陪臣臨天下之大聖豈特趨利導諛又無是非之心矣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為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為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則淺俗之論易入理義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係於此然則學乎學乎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祖庭廣記周高祖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城將破夜夢一人狀甚魁異被王者服城陷取委巷入適夫子廟在帝豁然曰昨夢殆夫子乎不然何路與廟會因駐蹕升堂瞻像一如夢中所見感喜下拜

右五代

闕里志宋建隆三年詔祭文宣王用一品禮立十六戟於廟門仍詔用永安之曲

文獻通考太祖乾德四年以文宣王四十四代陵廟主進士孔宜為兗州曲阜縣主簿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孔宜可授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十月詔免兗州曲阜縣襲封文宣公家租稅

先是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押為編戶至是孔氏訴於州以聞帝特免之

宋史真宗本紀景德四年五月兗州增二十戶守孔子墳八月辛亥賜文宣王四十六世孫聖佑同學究出身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戊午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服韠袍再拜幸叔梁紇堂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

林加諡孔子曰元聖文宣王遣官祭以太牢給近便十戶奉塋廟賜其家錢三十萬帛三百匹以四十六世孫

聖佑為奉禮郎近屬授官賜出身者六人

禮志大中祥符元年封泰山詔以十一月一日幸曲阜

備禮謁文宣王廟內外設黃麾仗孔氏宗屬並陪位帝

服韠袍行酌獻禮又幸叔梁紇堂命官分奠七十二弟子

先儒洎叔梁紇顏氏初有司定儀肅揖帝特展拜以

表嚴師崇儒之意親製贊刻石廟中復幸孔林以樹擁

道降輿乘馬至文宣王墓設奠再拜詔追諡曰元聖文

宣王祝文進署祭以太牢修飾祠宇給便近十戶奉塋

廟仍追封叔梁紇為齊國公顏氏魯國夫人伯魚母元

官氏鄆國夫人

王圻續通考天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制曰王者順考古

五禮通考卷三十三 祀孔子 六

道懋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總百王而致治
不變人文方啟迪於素風思不揚於鴻烈先聖文宣王
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之多能實人倫之先覺元
功侔乎簡易景鑠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為億載之
師表朕以寡昧欽承命歷曷嘗不遵守彝訓保又中區
屬以祇若元符告成喬嶽觀風廣魯之地飭駕數仞之
牆躬詣遠祠緬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肅奠獻以惟寅
是用稽簡冊之文昭聰叡之德聿舉追崇之禮庶申嚴
奉之心備物典章垂之不朽誕告多士昭示朕意宜追
諡曰元聖文宣王

曲阜縣志大中祥符元年封聖考叔梁紇為齊國公聖

母顏氏為魯國太夫人制曰朕以祇陟岱宗新巡魯甸

永懷先聖之德躬造闕里之庭奠獻周旋欽崇備至惟

降靈之所自亦錫美之有初像設具存名稱斯闕宜加
追命以煥典章叔梁紇宜追封齊國公顏氏宜追封魯
國太夫人遣部官員外郎王勵精虔祭告追封聖配元
官氏爲鄆國夫人制曰朕巡行魯郡躬詣聖堂顧風教
之所尊舉典章而既渥眷惟合淑作合聖靈載稽簡冊
之文尚闕追崇之數屬茲咸秩特示追崇垂厥方來式
昭遺範元官氏宜追封鄆國夫人仍令兗州遣官詣曲
阜祭告

宋史真宗本紀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壬申改諡元聖
文宣王曰至聖文宣王

禮志以國諱改諡至聖文宣王賜孔氏錢帛錄親屬五
人並賜出身又賜太宗御製御書一百五十卷銀器八
百兩

邱氏濬曰案真宗先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先聖故
事初欲追諡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
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曰元聖蓋以春秋演孔圖曰
孔子母感黑帝而生故曰元莊子曰恬澹元聖素王
之道遂取以爲稱嗚呼孔子之道非一言一義所可
盡者諡之有無固不爲之輕重況加之非聖之言既
加之矣而又以犯其誕妄之祖之諱而改之哉
闕里志宋真宗東封王欽若言祭尼邱山上有紫雲
氣長八九丈詔遣入內殿頭楊懷玉祭謝
天禧二年賜文宣公家祭冕服又賜行宮材修葺廟
宇又敕兗州差兵士四十人員寮一人於本廟巡宿
守護官物仍委轉運司於轄下有衣甲軍器處約度
支於本廟

文獻通考天禧元年以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光祿寺丞聖佑襲封文宣公

皇祐三年詔兗州仙源縣自國朝以來世以孔氏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今後宜復以孔氏子弟充選

宋史仁宗本紀至和二年三月丙子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文獻通考集賢殿學士劉敞言據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祖無擇奏伏見至聖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愿襲封文宣公乃是其人未死已賜諡矣臣切觀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眾在漢魏則曰褒成褒聖宗聖在晉宋亦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以鄒國唐初曰褒聖或為君或為侯為公為大

夫使奉祭祀惟漢平帝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遂以均為褒成君至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諡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公是皆以祖之美諡而加後嗣生而諡之不經甚矣欲乞明詔有司詳求古訓或封以小國或取尊儒褒聖之義別定美號加於封爵著於令式使千古之下無以加於我朝之盛典也奉聖旨送兩制詳議臣等謹案漢元帝初元元年以師孔霸為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而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及霸卒子福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莽嗣皆稱褒成君至平帝元始元年始更以二千戶封莽為褒成侯而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褒成者國也宣尼者諡也公爵者爵也褒成

宣尼公猶曰河閒獻王云耳蓋推宣尼以為褒成祖
非用褒成以為宣尼諡也唐世不深察此義而以褒
成為夫子之諡因疑霸等號封褒成皆襲其祖之舊
耳故遂封夫子文宣王而爵其後文宣公考校本末
甚失事理先帝既封泰山親祠闕里又加文宣以至
聖之號則人倫之極致盛德之顯名盡在此矣尤非
其子孫臣庶所宜襲處而稱之者也臣等以為無擇
議是可用其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愿伏乞改賜
爵名若褒成奉聖之比上足以尊顯先聖有不可階
之勢下不失優孔氏使得守繼世之業改唐之失法
漢之舊傳曰必也正名又曰正稽古立事可以永年
此之謂也

闕里志慶歷中梁適知兗州乞以廂兵代廟戶又裁

減人數方是時宰相章得象欲如其請參知政事范
仲淹獨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
師美事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
復之朝論遂已當時天下以此賢仲淹而鄙得象

文獻通考英宗治平元年詔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
其襲封人如無親屬在鄉里令常任近便官不得遠去

家廟

京東提刑王綱乞慎重
長民之官故有是詔

哲宗元祐元年朝議大夫孔宗翰辭司農少卿請依家
世例知兗州以奉孔子祀從之宗翰又言孔子後襲封
疏爵本為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請自今不使
襲封之人更兼他職終身使在鄉里事下禮部太常寺
禮官議欲依所請釐定典禮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學以
訓其子孫襲封者專主祠事增賜田百頃供祭祀之餘

許均贍族人其差墓戶並如舊法賜書置教授一員教諭其家子孫鄉鄰或願從學者聽改衍聖公為奉聖公及刪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頒賜詔可元符元年吏部言請下兗州於孔子家眾議承襲之人不必予繼所貴留意祖廟敦睦族人從之高宗紹興八年詔衢州於係官田內撥賜五頃賜主奉先聖祠事襲封衍聖公孔玠以孔氏渡江子孫隔絕林廟故賜田以奉先聖蒸嘗也二十四年以文宣王五十一代孫指補右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奉祀事光宗紹熙四年以文宣王五十一代孫孔文遠為承奉郎襲封衍聖公

右宋

金史熙宗本紀天眷三年十一月癸丑以孔子四十九代孫璠襲封衍聖公奉孔子後王圻續通考海陵天德二年二月初定襲封衍聖公俸格有加於常品又加拯承直郎大定十六年詔立兗州學闕里廟宅子孫年十三以上入學者不限數

金史世宗本紀大定二十年十二月癸卯特授襲封衍聖公孔總為兗州曲阜令封爵如故

王圻續通考時召總至京師欲與之官尚書省奏總主先聖祀若加任使守奉有缺上曰然乃授曲阜縣令

章宗本紀明昌元年三月詔修曲阜孔子廟學 二年四月詔襲封衍聖公孔元措視四品秩

王圻續通考章宗明昌三年四月詔曰衍聖公秩視四品階正八品不稱可超遷中議大夫永著於令元泰定三年山東廉訪使王鵬南言孔思誨襲爵上公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失尊崇意遂進階嘉議大夫三年十月壬子有司奏增修曲阜宣聖廟畢敕党懷英撰碑文朕將親行釋奠之禮其檢討典故以間十一月庚午朔尚書省奏翰林侍讀學士党懷英舉孔子四十八代孫端甫年德俱高該通古學賜進士及第俟春暖召之

六年夏四月癸亥敕有司以增修曲阜宣聖廟工畢賜衍聖公以下三獻法服及登歌樂一部仍遣太常舊工往教孔氏子弟以備祭禮八月己未命兗州長官以曲阜新修廟告成於宣聖

闕里志襲封衍聖公奏朝廷稽考三代制禮作樂乞頒降大樂許內族人及縣學生咸使肄習并乞降禮器以備釋奠及家祭使用至六年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禮器一副於闕里

金史章宗本紀承安二年二月特命襲封衍聖公孔元措世襲兼曲阜令

闕里志金泰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先聖降誕之辰前期一日宗子率闔族敬祀尼山廟祭奠日方午刻俄聆殿上當空有樂振作皆金石絲竹之聲凡在一舍間皆聞之駭然蓋德感所致金修正殿廊廡大中門大成門鄆國夫人殿自皇統大定以來建之其制猶質素至明昌初增後位夾殿殿廡皆以碧瓦爲緣外柱以石刻龍爲文其藻棋之飾塗以青碧每位

皆有閣至於欄檻簾櫳並硃漆之齊國公僅與正位
又勅二代三代祖殿毓聖侯五賢堂奎文閣之屬煥
然一新與夫廳堂覺舍門廡凡四百餘楹方之前古
於此爲備

宣宗本紀貞祐三年十月召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
元措爲太常博士上初用元措於朝或言宣聖墳廟在
曲阜宜遣之奉祀既而上念元措聖人之後山東寇盜
縱橫恐懼其害是使之奉祀而反絕之也故有是命

右金

元史太宗本紀五年六月詔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元措
襲封衍聖公十二月敕修孔子廟

八年三月復修孔子廟

闕里志太宗九年奉旨灑掃廟戶依舊一百戶奉上差

法并行蠲免不係州縣所管

元史選舉志憲宗四年世祖在潛邸特命修理殿廷及

卽位賜之玉罍俾永爲祭器

張德輝傳更天澤辟德輝爲經歷官世祖在潛邸召見
問曰孔子沒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
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卽在是矣歲戊申春
釋奠致胙於世祖世祖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如對曰孔
子爲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
其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此見時君崇儒重道
之意何如耳世祖曰今而後此禮勿廢

闕里志至元二年罷孔廟灑掃戶

王圻續通考曲阜孔子廟歷代給民百戶以供灑掃
復其家至是尙書省以括戶之故盡收爲民翰林學

士王磐言林廟戶百家歲賦鈔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終年俸耳聖朝疆域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且於帑庫所損無多其損國體甚大時論避之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四年正月癸卯敕修曲阜宣聖廟梁宜御賜尚醞釋奠記至元五年後已卯正月皇帝田於柳林以上丁在邇允御史臺奏因宣聖五十四代孫監察御史臣思立出上尊酒釋奠於闕里遣御史從事臣高元肅驛致之禮竟曲阜縣尹權祀事臣孔克欽言於宗黨曰茲誠罕有之盛典不識諸石罔以昭後於是其宗人前湖廣行中書省都事臣思迪等屬臣宜記之宜延祐初科進士且嘗助教國子掄揚聖德職也遂不敢辭而諾之曰吾夫子沒魯哀公

雖誅之而未極其尊漢高帝雖祀之而未盡其禮後代褒崇封爵之未悉其道詎若皇元累頒明詔既於至聖文宣王上加封以大成復於二丁永享以太牢重以香帛白金之錫帝心再三寅奉尊隆禮意淵博邁越古昔遠矣今憲臺擴弘縉典霑光祿之天釀以備祖庭禮酌豈惟孔氏子孫有光實天下儒服之士舉有光也迺拜手稽首樂爲之書

十三年六月以孔子五十三世孫曲阜縣尹孔治兼權主祀事 十九年十一月襲封衍聖公孔洙入覲以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道學校事就給俸祿與護持林廟璽書

王圻續通考案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元既平宋擬所立或言孔氏子孫

寓衢者乃其宗子召洙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帝曰甯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故有是命

閻子靜復曲阜廟碑略曰聖上嗣服之初祇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宣聖自曲阜始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密州尹治入朝璽書賜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有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申命有司制考辟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燬於金季之亂閣號奎文若大中門闈存者無幾右轄嚴公忠濟保魯嘗假清臺頌厯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鄆國後寢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廳齋舍卽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畫

濟甯單三州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甯王分地置濟甯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甯守臣案壇不華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以廟役爲任首出錢幣萬緡眾翕然助之傭工僱力市木於河輦石於山掄材於野采棟樑楹礎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望稱是露階銘砌咸足用焉郡政之暇躬爲督視甄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致工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祲中止續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臺重簷亢以層基繚以修廊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泗沂二公有位黼座旣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費用以緡計者十萬有奇落成之日遠近助祭者衣冠輻輳眾庶瞻顙于禋

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
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爲請會選胄子入學擢思誠國
子監丞特敕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桑盛戶二十八
以應灑埽仍下翰林書其事於石臣復承命踧踏既
述興造始末竊惟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傳汴戎事方
殷不忘先聖之祀詔令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歸
魯哀集奉常禮樂於兵燼之餘燕翼之謀肇於此矣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沾義洽九域混同文物
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
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成需賢以嗣封爵茲志
未究皇上纘而行之用能培植教本光昭先業以致
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眾至矣哉觀
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特震耀一時實宗社無疆

之福也

闕里志大德五年復給灑埽二十八戶從衍聖公孔治
之請也

元史成宗本紀大德七年閏五月壬戌詔禁犯曲阜林
廟者冬十月給大都文宣王廟灑埽戶五

王圻續通考大德九年給曲阜林廟灑埽戶以尙珍署
田五十頃供歲祀

元史仁宗本紀至大四年閏七月辛丑命國子祭酒劉
賡詣曲阜以太牢祀孔子

祭祀志闕里之廟始自太宗九年令先聖五十一代孫
襲封衍聖公元措修之官給其費而代祠之禮則始於
武宗牲用太牢禮物別給白銀一百五十兩綵幣表裏
各十有三匹四年冬復遣祭酒劉賡往祀牲禮如舊延

祐之末泰定天厯初載皆循是典錦幣雜綵有加焉
闕里志延祐七年詔以白金一百五十兩綿綺雜綵表
裏各一十三段遣說書王存義詣魯以太牢祀孔子仁
宗手香加額以授之

元史英宗本紀至治二年春正月戊寅敕有司存卹孔
氏子孫貧乏者

泰定帝本紀至治三年十一月癸丑遣使詣曲阜以太
牢祀孔子

文宗本紀天厯二年二月癸巳遣翰林侍讀學士曹元
用祀孔子於闕里

至順元年冬十月戊申朔降璽書申飭衍聖公崇奉孔
子廟事

至順二年七月藝文少監歐陽元言先聖五十四代孫
襲封衍聖公爵最五等秩登三品而用四品銅印於爵
秩不稱詔鑄從三品印給之

王圻續通考至順三年二月詔修曲阜宣聖廟先是
元官夫人神座下生木芍藥一本見者異之而修廟
令下

順帝元統元年令浙江行省範銅造和甯宣聖廟祭
器凡百三十有五事

順帝本紀至元元年五月遣使詣曲阜孔子廟致祭
四年正月詔修曲阜孔子廟 五年十二月敕賜曲阜

宣聖廟碑 六年十一月辛未以孔克堅襲封衍聖公
至正二年十月壬戌遣官致祭孔子於曲阜 八年七

月乙卯遣使祀曲阜孔子廟 十五年十月以襲封衍
聖公孔克堅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克堅子希學襲封

衍聖公 十六年二月己卯命集賢直學士楊俊民致祭曲阜孔子廟仍葺其廟宇

右元

王圻續通考洪武二年遣使詣曲阜致祭曲阜孔子故里也使者陛辭太祖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竝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爲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旣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於闕里爾其敬之

大明集禮洪武二年遣官降香致祭曲阜孔子御製祝文曰惟神昔生周天王之國實居魯邦聖德天成述紀前王治世之法雖當時列國鼎峙其道未行垂教於後以至於今凡有國家大有得焉自漢之下以神道祀海內朕代前王統率庶民日書檢點忽覩神之訓言非其

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祭之以禮此非聖賢明言他何能道故不敢通祀暴殄天物以累神之聖德茲以香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惟神鑒焉

明史太祖本紀洪武元年八月衍聖公襲封及授曲阜知縣竝如前代制

七年二月戊午修曲阜孔子廟設孔顏孟三氏學

十八年十月甲辰詔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旣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豈禮先賢之意哉其加意詢訪凡聖賢後裔輸作者皆免之

闕里志洪武二十九年上謂工部右侍郎秦達曰春秋之時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繅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

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啟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安神靈詔來世爾工部其卽爲修理以副朕懷

洪武初奉詔修孔廟至永樂十四年又撤其故而新之是年遣官祭闕里

宣德元年宣宗皇帝登極遣太常寺丞孔克準詣闕里祭告自先師而下四配十哲兩廡凡九壇俱用太牢

正統元年英宗皇帝登極遣國子監司業趙琬詣闕里祭告

景泰元年景帝登極遣翰林院侍講吳節以香帛詣闕里祭告

天順元年英宗復位遣工科左給事中孫昱詣闕里祭告

成化元年憲宗皇帝登極遣吏部右侍郎尹旻詣闕里祭告又駕幸太學釋奠孔子遣官取衍聖公弘緒并三

氏子孫赴京觀禮命衍聖公分獻沂國公此遣官欽取之始

弘治元年孝宗皇帝登極遣太常寺少卿田景賢詣闕里祭告

明通紀弘治六年命孔彥繩爲翰林世襲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廟祀

明史孝宗本紀弘治十二年六月闕里先師廟災遣使慰祭

明通紀十二年曲阜孔廟火題準取旁近各省及各抽分廠銀重修

兗州府志闕里至聖廟災遣翰林侍讀學士李傑祭告

出帑金十五萬兩命守臣重建

明史孝宗本紀弘治十七年閏四月闕里先師廟成遣

大學士李東陽祭告

闕里志正德十六年詔有司改建孔氏家廟廟在衢州

者官給錢董其役令博士孔承義奉祀

嘉靖元年世宗皇帝登極遣吏部尚書石瑤詣闕里祭

告

隆慶元年穆宗登極遣尚寶司卿劉奮庸詣闕里祭告

萬曆元年神宗登極遣尚寶司司丞張孟男詣闕里祭

告

天啟元年熹宗皇帝登極遣順天府府丞姚士慎詣闕

里祭告

右明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二十一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二十一

